

秘

室

容

下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重版

秘 密 客

定價

著 者

李

昌

鑑

出 版 者

張

琪

發 行 者

廣

藝 書 局

局

上海四馬路三十九號

經 售 者

各

大 書 局

局

特約經銷處

星洲文化服務社
星加坡明時連街四三號
南京教敷營
大陸書局

三十一 國民日報大登鎮守使的祕密

▲老乾娘收留謝秀英

▲強盜遇到賊爺爺

次日，鎮守使在衙門裏正在料理公事，忽然電話鈴響，使大人拿起聽筒便問道：

「喂！你那兒？我是龔英鐸，他是的！你就是翁警長什麼？取鑽鍊的兇手已捉到了嗎？
呃！是祕密客嗎？不是祕密客？那末是誰？什麼？是張貴生嗎？他……他這混帳東西，格林！你把張貴生押到我這兒來，好……好罷！再會！」

鎮守使接到這電話，心裏真是萬分煩惱，等了半個鐘點，林大白已將張貴生押到鎮守使衙門裏，由龔大人親自提審。

張貴生見了鎮守使，將事實完全說了出來，這是多麼丟臉的事，氣得龔英鐸暴跳如雷，立刻打電話到公館叫三夫人謝秀英來對質。

據備人的報告，三夫人不在家，這更使龔大人生氣，事實是很明顯的，這是玉僕通奸，勾

串取財，面子關係，決難寬容，立即將費生槍斃，罪狀也不宣佈，這假秘密客的案子，就此算告一個段落。

在十七日的那天下午，各報館都接到秘密客投來的稿子，就是報告這案子詳細經過。各報主筆對於這來稿，不敢照實而登，因為這是牽涉到鎮守使方面，祇好刪改而選無關係的在十八日報上登了出來，標題到是很醒目。

秘密客破獲借名劫盜案

▲價值二十萬元鑽鍊已在床底下發現，盜手原來是汽車夫

轟動一時；秘密客劫去鎮守使張夫人的鑽鍊，現在已經破獲，主犯就是鎮守使辭退的汽車夫張貴生，將此案破露者，就是真正秘密客，於前日（十六日）深夜一點鐘時候，警務長翁格林，得到電話的報告，說是秘密客藏匿在香港大旅社四百十三號，翁警長當即派人前往捉拿，結果，秘密客是沒有捉住，在浴室裏發覺一個被細綁的男子，身旁留有

秘密客的名片，上面寫得很明白，該人就是冒名秘密客，劫取鑽鍊的主犯張貴生，並指出張貴生住於平喬路四十二號書字間中，原賊是藏在床底下磁甕裏，翁警長派員前往搜查，果然不錯；原賊發還失主龔謝秀英，張貴生帶回警署，詰問一過，張貴生直認不諱，昨日已經由鎮守使親自提審，聞嚴加重辦云。」

可是這段新聞，與原稿完全不符，秘密客看了大爲不滿，所以致函各報館，加以質問，各報館因爲關於鎮守使事，無論你怎樣詰問，也祇有付之於一笑。

國民日報真有膽量，十九日的那天，居然將秘密客破案真相，從頭至尾，極詳細地登了出來，便就是浴室裏一幕春光，張貴生槍斃，謝秀英逃走，都不客氣地宣佈了一個痛快。

龔英鐸見了這張報，氣得臉都發了青，渾身顫抖，明明知道這是事實，不過這樣登了出來，與顏面大有關係，於是他就下令封鎖國民日報館，正在這時，傭人送進一封信，拆開一看，原來是秘密客寫來的，上面寫的是：

『今天國民日報所登的新聞，雖然關係你名譽大受影響，但；全都是事實，如果你要

責人不該揭穿你的秘密，那末你先應該責你自己治家不嚴，這實不能諉過於他人，欲脫掩飾事實，以專制手段要壓迫國民日報館，那我就以最嚴厲的手段對付你，特此先行警告。

祕密客十二月十九日

龔英鐸也是久聞祕密客的大名，見了這封信，對於發封國民日報館，這主張便打消了，祕密客終於又做了一件與人有利的事。

龔英鐸的三夫人，她現在也做了鐵膽團的會員，她怎樣加入的，這學也該來表明一下。謝秀英在十六日深夜一點鐘，離開了香海大旅社，知道這事鬧大了，再也不敢回家，在路上徘徊；湊巧遇到老乾娘，她們是認識的，老乾娘拉着問道：

『龔夫人！這樣夜深了，你一個人是回家嗎？怎麼不坐車子？』

秀英紅着臉支吾道：『我……』

『龔夫人！你要是有空，到我那兒去坐坐，國際飯店我是開着房間……』

『唔！』秀英遲疑了一會微笑道：『呢！好罷！』

「這兒過去也不遠，我們就走罷！」

「好的！」

謝秀英跟老乾娘到國際飯店一百四十三號裏，老乾娘招待謝秀英坐定後。

老乾娘微笑道：「龔夫人！」

秀英站起道：「翁夫人！你不要這樣稱呼我。」

「爲什麼？」

「唉！真是說不出口。」

「沒有關係，這房裏沒有別人，你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你對我說，如果用得到我的地

方，我一定幫忙……」

「呃！真感謝你的熱心。」

「我看你神色不對，一定有什麼最不能解決的事。」

「是的！」

「我很願意知道。」

「翁夫人！不瞞你說，這事關係太大了，真不好說。」

「你相信我，我一定會同你守祕密的。」

「我……我總覺得這是不能說的。」

「如果這樣，你就太看不起人了，以爲我是沒有人格地；要說出你的祕密嗎……」

「不！我以為這樁事說出來，也沒有什麼利益。」

「你說出來，也許與你有益。」

「呃！好罷！我就說吧！翁夫人！我當你是我親姊姊似的，所以我才肯告訴你……」

「你這樣看得起我，我是很感激的。」

「我現在很危險。」

「什麼危險，你說吧！」

謝秀英挺起身子，鼓起勇氣，把鑽鍊一案就作了一個極詳細的報告。

老乾娘笑慰道：『唔！原來是這樣一件事，這……咳！這到是關係很大的事，不過你也不要急，我們來想補救辦法，你放心，我一定幫你的忙。』

秀英感激似的說：『呃！真感激你的熱心……』

『你現在還打算回去嗎？』

『你想，我怎麼能回去？這件事讓鎮守使知道，我一定是活不成。』

『這到也實在。』

『我只有逃走，離開上海，除此以外，是沒有別的法子。』

『這樣，離開上海也不必，我有一個俱樂部，你可以到我那俱樂部裏暫時躲避躲避，你吃的住的穿的一切的問題，都由我擔任。』

『唔！這就很好的了！』

『我可以保險，一定能讓你過到很舒服的日子。』

『這真是我的幸運，湊巧遇到你，要不然我還不知怎樣的流落，唔！翁夫人！你怎麼住在

這大飯店裏？」

「我就是這種怪脾氣，喜歡住在這些地方，因為一切都比較便利。」

謝秀英由袋裏取出鑽鍊，向老乾娘笑道：「翁夫人爲了這串鑽鍊，使我受了很大的煩

惱。」

老乾娘拿在手裏細看了一會，「唔！是一串很好的鑽鍊。」

「我想把它賣了，不知道有人要嗎？」

「有人要，我有位朋友，紫羅蘭夫人，她最喜歡珍品，明天我同你介紹。」

「好極了！你這樣熱心地幫我的忙，我應該怎樣的謝你吶！」

「哈！我們現在是自己人，還用得着說這客氣話嗎？」

「翁夫人我與張英鐸就此算脫離關係，以後你叫我謝秀英就是啦！」

「好罷！我們現在可以睡了！」

謝秀英當夜便與老乾娘同床而眠。

次日；老乾娘陪謝秀英到博物院路十八號，就是去會紫羅蘭夫人，湊巧紫羅蘭夫人在家，大家相見之後。

老乾娘說明自己來意，同時與雙方介紹，紫羅蘭夫人很高興，大家在會客室裏坐定。紫羅蘭夫人將鑽鍊細看了一會以英語笑問道：

『貨色是很好，謝女士大概要賣多少錢？』

老乾娘用英語代答道：『因為謝女士急於要用一筆款子，這樣罷！就算念四萬吧！』

『太貴吧？』

『不！這串鑽鍊，現在市面，叁拾萬元總值的。』

『這……我看不值吧？』

『那末你說一個數目，我們總好商量。』

『我只願意以十八萬元買這串鑽鍊。』

『呃！這也相差太遠了！』

『我魯得這數目並不叫謝女士吃虧』

『夫人你再說一個數目吧！』

『這樣，再加五千，多我不要，你們不妨商議商議吧！』

『好！』老乾娘與謝秀英計議了一會，決定了辦法，又向紫羅蘭夫人笑道：

『夫人剛才我已同謝女士說過，她說我們既是要好，不好意思爭多爭少，你再加三千

……我們就決定吧！』

紫羅蘭夫人想了一會，決然道：『好好就這樣……』

當即簽出一張支票，交給老乾娘。

老乾娘將支票交給秀英道：『最好你現在就到銀行去走一次，如果有這筆款子那就

可以放心了！』

『好！』謝秀英取了支票，便急急忙忙到銀行裏去提款。

紫羅蘭夫人俟秀英走了之後，便向老乾娘笑道：

『翁夫人！我託你辦的事，這許多日子，也不見有回信，你要是辦不了，你就爽快地回了我，那末也好讓我想另別法……』

老乾娘微笑道：『夫人！這件事，本當早就辦好了，可恨的祕密客，總是和我們搗蛋，你是知道的，總長家裏，我們看很大的心血，而所得的是一串假珠鍊，老實說我已進行第二步了，不久一定可以收回你那心愛的珠鍊。』

『很好！請你努力，我總預備八十萬元代價……』

大概過去一個鐘點，謝秀英已由銀行裏提到現款，向老乾娘說明，大家都很满意；紫羅蘭夫人收起鑽鍊，老乾娘與謝秀英便告辭回家。

從此，謝秀英便正式地加入鐵膽團，居然做了一個重要會員，老乾娘很器重她，因為她
很能辦事。

有一天，在俱樂部密室裏，老乾娘對秀英笑道：

『你現在既不希望與鎮守使同恩，他有的是錢，我們也得想一個妥當的辦法，叫他拿

「一些兒錢出來，做咱們這兒的經費，你……你能想出對付辦法嗎？」

秀英驕傲的說：「如果真的要對付他，辦法有的是。」

「要有力量的辦法……」

「那當然。」

「你先說一個有力量的法子給我聽……」

「在我保險箱裏，都是藏着他的重要文件，因為他喜歡我，所以無論什麼重要文件，都放在我的地方，在許多文件當中，有一封是瞿錫遠寫給他的，就是運動他倒戈的信，我以為就這封信，已經可以要他的命了！」

「不錯！要是得到這封信，敲他一百萬，不怕少一個，我們就設法竊取那封倒戈信吧！」

「我怕他們搬了吧！」

「搬了？」

「說不定我走了之後，鎮守使氣極了，把我那屋子退租，東西搬到四姨太太或五姨太

太地方，我那保險箱也不知歸在什麼地方。」

「我想總不至這樣快吧？」

「這樣，我們就打一個電話去試試看……」

「這到不錯，你告訴我電話號碼，讓我來打……」

「九一二一〇……」

老乾娘馬上撥了一撥電話機，不多一會兒，果然有人來聽。

老乾娘問道：「喂！你那兒？唔！你就是龔公館嗎？呃！鎮守使在家嗎？呵！不在！唔！那末！你們太
太！是……是三姨太太……啊！什麼！唔！你們那兒是四姨太太新搬來的……唔！對不起！等

一會兒我打電話來吧！再會！」向秀英笑道：「嘿！你想可惡不可惡，到成了鵲巢鳩居了！」

秀英冷然道：「我走了，當然是她寵上了！」

「她是你的替身，所以今天已搬到你那屋子裏住下了！」

「老乾娘！你想吧！有什麼對付方法？」

「這事就很容易辦了，我們第一步就是要偷他那封倒戈信，有了這封信，那就是我們生財之道。」

「不錯！」

「你將慶重路三十四號內部，打一個圖樣，怎樣進去，樓梯在那兒，什麼地方是藏保險箱的房間，你都得要寫明。」

「好！」謝秀英拿起筆來，立刻就畫了一張地圖，在袋裏取出一把鑰匙道：

「這就是開保險箱的鑰匙。」

老乾娘接過地圖與鑰匙欣喜道：「唔！這就更好辦了！」

老乾娘將會員洪筱庭召在面前，同他說明此一番去進行的工作，地圖鑰匙交給他之後，並教了他許多方法，洪筱庭奉命而去，

在夜裏十二點左右，洪筱庭帶了應用東西，乘俱樂部裏公用汽車，至慶重路轉角，命汽車夫停下汽車，他很迅速地走到三十四號門口，細細察看一會，繞至後門，見四面無人，急忙

取出百靈鑰匙，配了五分鐘，那扇後門居然給他開了，鬼鬼祟祟的到裏面，依着地圖的方向，輕輕的走上樓，用手在房門上一推，很不費事地便推開了，筱庭伸頭向裏一張，看見一個女傭人坐在沙發上打瞌睡，鼾聲響得刺人耳朵。

洪筱庭認爲這是很好的機會，輕輕的腳步，走到保險箱面前，偷偷地開了保險箱，在許多文件中便找出一個大封袋，倒戈信就在這大封袋裏，他就老實不客氣地往大衣袋裏一藏，保險箱仍就關上，這一關，咣……這聲音把沙發上女傭人驚醒了！

女傭人見保險箱前立着一個西裝男子，大吃一驚，失聲喊道：『啊！有強盜！』

筱庭也不去理他，『放開大步往外奔，不覺出了繡房門。』

這時樓底下傭人已經聽到樓上的喊聲，急忙登樓，湊巧洪筱庭心慌意亂從樓上下來，在扶梯中間，雙方便交打起來，站腳不住，大家都由扶梯中間滾到樓底下去。

傭人越來越多，洪筱庭知道不是對手，急忙取出槍開了二下，打倒了一個傭人，衆人有些慌了，他就奮勇的往外逃奔。

有膽量的人們，也就不顧性命的往外追趕。一時警笛大鳴，空氣立時緊張起來，在甜蜜睡鄉裏的人們，也都驚得由床上跳了起來，膽小的孩子，居然嚇得哇的哭了！

洪筱庭逃到慶重路轉角地方，跳上汽車，命令車夫快快，趕快開。

洪筱庭在汽車裏，已看見警察們紛紛而來，這就不能不認爲很幸運的事，如果慢走一步，說不定是要被捕啦！

這是有功勞的事情，老乾娘見我能竊到鎮守使重要文件，那當然是要大大受獎勵，洪筱庭越想越高興，高興得汽車已停在俱樂部門口，他還沒有覺得。

汽車夫開了車門，讓洪筱庭下車。

筱庭很得意的下車，忽然覺得腰眼裏，有一樣硬硬的東西頂着，筱庭回頭一看，原來是汽車夫用手槍頂在腰眼裏，這就很詫異的問道：

「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汽車夫帽子戴得很低，臉是看不清楚，只見他嘴動着說道：「不必多說，你剛才偷的那

三十二 大膽秘密客鎮守使公館裏自投羅網

▲交換條件鎮守使丟盡了臉面

▲嘩唧嘩恐怖的聲音

這可讓洪筱庭氣死了，好不容易以性命換來的重要文件，那傢伙不費力的便拿走了！
心想，剛才那傢伙不像是我們俱樂部裏的汽車夫，咳！這就奇怪了，那末汽車夫是到那兒去的呢？

忽然汽車裏發出曖曖喑喑的聲音，洪筱庭向汽車裏一看，原來汽車夫已經綑綁在開汽車的旁邊躺着，這事是有些明白了，筱庭解去汽車夫身上的繩子，恨恨的問道：

「你說……是怎麼一回事？」

汽車夫把自己嘴裏塞的布拿去，這才喘出一口氣來，定了一定神，說道：

「唔！我可吃了苦了！」

「你知道嗎？是什麼人綁你的？」

「我不知道……」

「難道你什麼也不知道嗎？」

「我只能想得起，當你下了汽車，大約是五分鐘光景，有一個人，不知用什麼，在我頭上擊了一下，我就暈倒了，到現在我才醒……」

「唉！完了！完了！」洪筱庭氣忿忿的到密室裏把這經過情形對老乾娘說了！這真是意外的事，老乾娘謝秀英都氣得話也說不上來。

秀英訝道：「這是什麼人幹的事？」

老乾娘忿然道：「除了祕密客還有誰？」

「嘿！可惡！」

「祕密客是我們大仇人，破壞我們的事，真是計算不清了！」

筱庭憤恨道：「他真有膽量，居然在我們俱樂部門口劫去我的東西……」

老乾娘道：「這就是表現他的本領。」

『這可白辛苦了，這重要文件被祕密客得去，我們是不能向鎮守使要挾了！』

『唉！這其實與他並沒有什麼利益。』

『老乾娘！我……我太慚愧了！』

『這是不能怪你的，你也辛苦了，去休息吧！』

秀英道：『老乾娘！難道我們就罷了不成？』

老乾娘苦笑道：『這有什麼辦法！得啦！你也去睡吧！』

認為很有把握的事，結果；又失敗在祕密客手裏，這仇是更深啦！

同時；夜深三點之後，鎮守使龔英鐸與四姨太太回家。傭人急忙報告今夜發生的事件，受傷的傭人已送到醫院去，據說性命還不至於有危險。

鎮守使龔大人，聽到這消息，大為震怒，大罵傭人門戶不小心，足足罵了半小時，他忽然想起保險箱裏那封倒戈的函件，開箱一看果然不見了，這可嚇得魂不附體，乾着急了一夜，直到天亮，才與四姨太太安睡。

說道：

到十一點半的時候，鎮守使門口，來了一個西裝少年，手裏挾着皮包，很客氣的對門房

「對不起！你與我去稟報一聲，我要與龔大人有要緊的事面談……」

門房打量了一會來客，冷笑道：「你有看過鐘點嗎？現在是什麼時候？」

「現在……唔！快十二點了！」

「嘿！午飯還沒有吃，你到趕得好早市呀！」

「怎麼；龔大人還沒有起來嗎？」

「你看；這是起來的時候嗎？」

「喂朋友！你到底講理嗎？」

「我什麼不講理？」

「哈！你看我沒有帶馬弁來，所以你不順眼？」

「什麼？你這話太難聽了！」

「喂！我要見隄大人！你到底肯不肯與我通報？」

「先生！你就少要害人吧！」

「咳！這是什麼話？」

「昨天晚上我們已經是够罵的了！」

「嗤！你這人說話真有趣了，真叫人有些弄不清楚。」

「我同你老實說吧！咱們這公館裏昨夜有賊來偷了東西，還打傷了人，隄大人發了一夜的脾氣，大概這時候還沒有睡醒吧！」

「唔！原來是這樣的，哈！昨天夜裏你受了你大人的氣，怎麼這時候拿我出氣嗎？」

「笑話！笑話！我怎麼敢拿你出氣呀？」

「對不起！還是請你同我去通報一聲吧！」

「你還是到四五點鐘來吧！」

「你一定不肯同我通報嗎？」

「討厭的你這人話也真多」

「好罷！你不報告也沒有關係，我今天來會鎮守使，這是與他切身大有關係的事情，將來你的主人有什麼危險，就害在你這不肯通報上面，好好以後我也不來了！」

看門的被他一說，到有些慌了，急忙上前拉住道：

「喂！先生你不要跑……」

「噢！你拉着我做什麼？」

「對不起！對不起！我不知道你是爲我們大人事而來的，先生！……我一定同你去通報……」

「這事就太勞你的駕了！」

「哈！沒有關係，沒有關係，這是我們應盡的責任，請請進來，在會客室裏請坐。」

「好罷！」

「唔！先生你貴姓？」

『我叫華一民……』說着，便取出一張名片交給門房。

看門的陪華一民到會客室裏，招待客人坐定，他便取了名片急急到樓上去通報，大約息了四十多分鐘，有四個馬弁，到會客室裏，先打量了華一民一番，又盤問了幾句，在華一民皮包裏以及衣袋裏都細細的檢查，並無危險品，這才使他們放心的走了！

華一民知道這是鎮守使的小心，恐怕有人帶槍有不正當的舉動，經過一番檢查之後，很可以安心地會客了！

不多一會兒，鎮守使昂首入室，很威武的向華一民點了一點頭。

華一民站起笑道：『真對不起，驚破大人的好夢。』

龔英鐸昂首問道：『你到此地來，要報告什麼重要的事？』

『我是爲你大人的事而來的……』急忙在皮包裏取出一包文件，對鎮守使道：『這……這是你的東西嗎？』

龔英鐸一見，甚爲喜悅，原來這就是昨天所遺失的文件，大喜道：『呵！不錯你是從那兒

得來的。」

「不瞞你說，我是從匪人手裏搶下來的，因為這是你的重要文件，所以我特地趕着來送還給你。」

「呵！多謝多謝！」鍾守使打開函件，細細翻看，別的都沒有少，單單少去那封倒戈信，黃鐸驚問道：「你有看見這裏面一封信嗎？」

「是瞿督辦寫給你的嗎？」

「是！是他寫給我的。」

「對不起！我已經同你保存起來了！」

「啊！那一封信你不還給我，是什麼意思？」

「瞿大人！請你先答應我一個要求吧！」

「什麼？」

「如果我要求你的事，你能答應我，那封信，決不失信的交還給你。」

英鐸大怒道：『啊！原來你留下我那封信，你可以向我耍挾嗎？！膽子不小，你現在在我手裏，你不把信拿出來，我也不怕你飛上天去。』

一民很自然的笑道：『怎麼？難道你還想拘留我嗎？』

『你要不拿出那封信，我就不能同你客氣。』

『哈！無條件的是不會這樣容易。』

『我問你，你要性命嗎？』

『老實說，怕者不來，來者就不怕……』

『好！你真勇敢……』

『你就是打死我，你那封信還是不能收回來，我勸你還是答應了我的要求，與你到是有益的。』

『你說吧！是什麼要求？』

『這種情形，張大人，你是知道的，在眼前各處的難民，苦得實在不堪，他們同我們一樣

地也是父母所養的，他們不幸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情形是夠多麼淒慘？喪大人！你是一位富有財產的，我所知道，你有數百萬元的財產，就是拿出一百萬五十萬舉辦慈善事業，對於你不過嘴上省下一些，而幾萬萬的人民是被你救活了，這是陰功積德的事，真值得做一做，現在；我也不多要求你，你肯拿出五十萬元，救濟難民，我馬上就將信還你，要不然；我就把那封信呈到鄧督辦那兒，我把你一切的祕密都宣佈出來，老實說，瞿錫遠運動你這倒戈的信，還是小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你同鴻福公司所簽訂的包連烟土獲金一百萬元的合同，你還沒有知道，這合同也在我的地方……」

英鐸大驚道：『啊！那一張合同也在你地方？』

『是的！這種合同要是宣佈出來，你就不要再做人吶！』

英鐸被華一民這一番話，說得臉已發了青，心想這個傢伙，到實在厲害，不過他單身一人在此，他不將這兩樣東西交出，當然也不放他回去。

況且馬弁已在他身上檢查過，並未帶有兇器，老實就不客氣將他拘捕，審出他的實情。

英鐸向室外喊道：『來呀！』

一民笑問道：『驀大人！你的意思，是叫他們來抓我嗎？』

英鐸不理他，只顧向室外喊道：『來呀！』

一民怒道：『你能抓住我，我就佩服你的本領。』

『來呀！把這小子兒抓起來。』

室外的馬弁，已聽到鐘守使叫喊，應了一聲『是！』急忙擁進來。

華一民見馬弁已進來，他很迅速地將身子往下一彎，在沙發椅底下取出一枝手槍，蹣

對着英鐸喝道：

『好！你們來吧！』

英鐸大驚道：『啊！你……』

一民得意似的說：『你們有膽量過來，我要開槍了，我要打死嬰英鐸……』

英鐸對馬弁揮手道：『滾滾！你們在這兒做什麼？還不與我滾出去……』

馬弁無奈只得退出。

秘密客哈哈大笑道：『張大人，你以爲我孤單一個人是好欺侮的嗎？老實告訴你，我叫華一民是假的，我實在是秘密客……』

黃鐸失聲道：『呀！你就是秘密客嗎？』

『是的！我帶了手槍來的，我就是恐怕你們要檢查，所以利用門房到樓上去報告的時候，我就很迅速地將手槍藏在沙發底下，它就是我的保護者，哈！現在我總算得到它的保護了！』

『我真佩服，你實在是**有本領**。』

『這也不是客氣的時候，我現在只希望你實行條件。』

『我……我一定答應，不過你拿去的函件，你應當交還給我，以後不能再向我要挾。』

『好！我當然接受你的要求，不過，有一句話；我要聲明在先，就是支票沒有提到現款之前，一切的證據，我當然不能交還給你，這是手續上應盡的責任。』

「這……你要是提到款子不還我證據那怎麼辦呢？」

「你放心，我做事從來不肯失信於人的。」

「好！那末我就簽一張五十萬元支票給你。」

龔英鐸取出一本支票簿，簽成一張五十萬元支票，交給秘密答道：

「你要求我的事，現在實現了，你答應我的事，希望不要有意外的變化。」

「龔大人，如果我失信與你，我就不是人，同時，我還要聲明一句，這五十萬元，我決不希望得一文好處，實在的，這筆款子，完全代你救濟難民，這也是替你積德，可是你不要後悔，我要是離開此地，你通知銀行不許付款，或者設法捕我，那你就對不起人，更對不起幾十萬的難民，老實說，我就是眼前得不到你五十萬元，可是我有這能力得你一百萬元，你說：你要後悔嗎？」

「我決不後悔。」

「好極了！請你送我出去吧！」

『那你前面走……』

『不！我要你先走，如果我在前面走，你對着我砰的一槍，那我不是上你的當嗎，哈！我可沒有那麼傻，龔大人對不起你，今天只有委屈你，請你前面走吧！我還要用手槍頂住你的腰眼。』

『這……這算什麼？』

『要不這樣，你手下人是會對我開槍的。』

『你這樣他們就不會開槍嗎？』

『有你鎮守使做我的保護，他們敢開槍嗎？』

『如果他們胡來，不小心，槍子兒打了出來……』

『那我也會不小心，槍子兒打在你的身上，無論怎麼樣，咱們交換，那我是不會吃虧的，哈鎮守使請吧！』祕密客用手槍頂住在龔大人腰間。

龔英鐸心想，這個傢伙，真狡猾，奈何他不得，要想活命，祇有屈服。

許多馬弁衛兵等，都遠遠的站着，不敢近前，祕密客很得意的，對着他們訕笑，意思是：你們有本領來抓我啊！

可憐的龔英鐸，哭喪着臉，慢慢地向外走，祕密客的手槍，在腰眼裏緊緊頂着，真怕人，倘有不小心的，槍子兒飛出來，性命就完。

祕密客對大家說：『諸位！我現在是請龔大人送我到門口，至於我這種舉動，實在是不應該，太不恭敬龔大人了，不過；爲了要保全我自己的生命，我不得不這樣做，如果你們那一位看不順眼，你們就不必客氣，對我放槍就是了，我要是被你們打死，我並不吃虧，因爲龔大人他會陪我一塊兒去……』

龔英鐸恐怕手下人要野蠻，他沒命的搖手道：

『你……你們站遠些，不……不許你們開槍，你們要是開槍我的性命也就完了！』

四姨太太在樓上正在喝着參湯，得女婢的報告，說老爺在會客室裏與祕密客談話，四姨太太很不放心，親自下樓看情形，被她看見了，老爺被一個人用手槍頂住腰眼，這一嚇，

她那手一鬆，一只玻璃杯嘩唧唧跌在地上，這種摔碎玻璃杯的聲浪，讓英鐸誤會了，以為是秘密客開的槍。

大驚大叫道：「呀！了不得啦，你竟忍心開槍！」

這時；大家都是驚弓之鳥，寂靜空氣裏，突然起着一片很響亮的聲音，怎麼不吃驚，一個個都將手槍瞄對着秘密客，大有開放之勢，四姨太太由人堆裏鑽出來，這才讓大家看清楚，原來是四姨太太喝參湯的玻璃杯，由手上摔在地上，好傢伙，真差一點兒，要鬧出大血案。

秘密客的汽車停在門口，不多一會兒，襄大人同秘密客已走到汽車門邊。

英鐸道：「你可以上汽車了！」

秘密客道：「不要請你先上汽車。」

「爲什麼要我也上汽車？」

「你送送我，哈！今天實在勞你的駕了！」

「你這還有什麼意思？」

「你不上汽車，我免不了還是危險的。」

「這還有什麼危險呢？」

「你想，如果你不上汽車，我就等於失去了保障，當我上汽車的時候，他們向我開槍！我少了你這擋槍牌，豈不是白送了性命請請上汽車吧！」

龔英鐸無奈，只好坐進汽車，秘密客上了汽車命車夫趕快開，開到慶重路轉角地方，秘密客吩咐車夫停車。

秘密客向龔英鐸笑道：「龔大人請下車吧！」

「是！」龔大人如漏網之魚似的，急忙下車。

嗚的一聲秘密客的汽車如飛的開走了，不多一會兒，連影子也看不見了！

龔大人由四姨太太用汽車來接回去。

這種丟臉的事，氣得他直不知說什麼才好。

堂堂一個鎮守使，被一個秘密客玩於手掌之中，這種情形，真是太氣人啦！

三十三 鎮守使大發牢騷

▲意外變化秘密客終於得到五十萬元

▲多情的交際花害起思想病

因為秘密客手裏那枝手槍，是可以叫人屈服的，喫大人所以這樣肯低頭服小，也就是怕那無情的槍，會飛出了子彈來要傷人的性命。

現在秘密客已經走了，槍頭已離開了腰眼，鎮守使的威權又要拿出來威嚇那些無抵抗力的弱者。

他到了公館裏，沒有別的法子，祇有將家裏人等痛罵了一頓，這也是殺氣。

四姨太太勸慰道：『我的老爺！快別生氣，怪他們有什麼用？』

龔英鐸頓足大罵道：『都是些飯桶，沒有一個是能做事的，我們這樣大的一個公館，由着匪人帶了槍走進走出……你們都是死人，你們眼睛都瞎了嗎？剛才那種情形，你們看得很有趣嗎？一個個站得很遠的，你們不是來保護我的，簡直是我化了錢，用了你們，請你們來

看戲的戲好看嗎？戲好看嗎？媽的！你們簡直兒要我的老命，秘密客……他又不是三頭六臂，你們這許多人，都嚇得同鬼似的，沒有一個敢出來與他較量。難道他會吃了你們？該死！該死的東西，這種事外人知道，這臉面可就丟盡了！我把你們這些只會吃飯，不會做事的蠢東西，簿子上都記上大過一次……」

王隊長忍不住的說道：「大人並不是小人們不會幹事，這實在是爲顧全大人的性命。」
「放屁！簡直是胡說，不會辦事，鬼話倒是會說，爲顧全我的性命……媽的！這樣說起來，我還得好好的謝謝你們吶！」

「秘密客手槍頂住在你大人腰眼裏，我們要是有什麼舉動，他撥動槍機，大人不是受害了嗎？」

「我叫你們檢查，你們都是死人，他帶了手槍來，你們怎麼不同我查出來？」

四姨太太笑道：「大人！你也不必去怪他們，事情已經過去了，秘密客用手槍頂住你的腰眼裏，委實他們也不容易下手，好得這件事還有辦法。」

英鐸急問道：『還有什麼辦法？』

『大人！你不是給他五十萬元一張支票嗎？』

『是啊！』

『料想這時候，他款子還沒有提到，你打一個電話到銀行裏，叫他們多派警察，如果有人來提取這五十萬元款子，痛快地就將他抓住，這不是容易做的事嗎？』

『唔！是的！我的太太……你的主意是對的，啊！我真氣昏了！』鎮守使有些高興了！

他急急忙忙去打電話，不多一會兒，對方有人來接聽，英鐸執聽筒問道：

『喂！你是國華銀行嗎？唔！……喂！我是鎮守使龔英鐸，噯！是的！喂！你聽我說，剛才我

開出一張支票，是五十萬元，那是一個匪徒，我沒有辦法，才開那張支票的，喂！你們行裏多派些暗探，要是有人來提取這筆款子，你就扣留，要緊！要緊！你們要特別注意，要是抓住了，你們馬上打電話告訴我……好罷！再會……』放下聽筒，向四姨太太笑道：『哈！這就不怕了！』

四姨太太微笑道：『哈！這簡直是囊中捉鼯，再也逃不了我們手裏……』

『不過，有一層我很擔憂。』

『將秘密客抓住，你還擔憂什麼？』

『瞿督辦運動我倒戈的那封信，還有鴻福公司的合同，這二件重要證據，都在他的手裏，如果……』

『我以為這是用不着擔憂的事，秘密客人都被我們抓住了，一樣的，你可以同他來一個交換條件，如果他要想活命，你就叫他還你的證據。』

『哈！不錯！』

鐘守使很高興，特別地喜歡四姨太太，因為她能想出很好的法子。

時間很快地過去，由鐘守使打電話到銀行裏計算起，時間已過去了四個鐘點，銀行裏並沒有覆電的報告，等得龔大人心急，不住的在房裏打轉着，四姨太太陪伴在左右，也有些不耐煩了！

黃鐸詫異道：『噫！銀行裏怎麼還沒有電話來？』

四姨太太道：『也許祕密客今天不去提款。』

『讓我來再打一個電話去問問看。』

『不錯！到底怎麼一回事……』

張英鐸撥了一會電話機，執聽筒問道：

『喂！你是國華銀行嗎？喂！我是張英鐸，我那一筆款子沒有來提嗎？什麼？已經提了去？』

『喂！這是實在的嗎？那末你們爲什麼不將他扣留，什麼？誤會？誰說誤會？』

『喂！喂！完了！完了！恨恨的將電話掛斷，蹣跚不已的說：『完了！完了！』』

四姨太太驚問道：『大人！什麼事完了？』

『祕密客將款子已經提走了！』

『啊！這樣說起來，銀行裏也就太不負責任了？你事前通知他們，叫他們停止付款，扣留』

提款人，怎麼又將款子付給他的呢？』

『唉！這事也就太複雜了，總而言之；祕密客的手段也就太高妙了！』

『他用什麼方法把款子提去的？』

『據銀行裏的報告，我電話打去之後，大概過去一個鐘點，銀行裏又接到一個電話，是冒充我的副官，他說：敝上司龔大人，發出一張支票五十萬元，在一小時之前，龔大人打電話通知貴行，停止付款，並且扣留提款人，現在已經把這件事弄明白了，這是誤會，敝上司叫我打電話通知一聲，如果有人來提取這筆款子，請照付不必留難……』

『呵！這一定是秘密客打去的電話……』

『那是當然，不過秘密客他怎麼知道，我在一小時之前打電話通知銀行。』

『秘密客是一個最有才幹的人，這些事也許他能猜想得到。』

『唉！這就難怪翁格林奈何他不得了！』

『我覺得銀行裏辦事也太媽虎，這樣關係很大的事，隨隨便便接到一個電話，就將款子付給人家……』

『不！這不能怪銀行……』

「怎麼啞？」

「銀行裏接到冒充副官的電話，當時就問起我，問我在衙門裏還是在公館裏，那冒充副官的說我在公館裏，並且還說了我公館裏電話是三二三六二……」

「啊！這就不對啦！這那裏是我們公館裏電話？」

「當然不會是的，銀行裏爲鄭重起見，馬上就打一個三二三六二電話。」

「有打通嗎？」

「據說是打通啦！」

「怎麼說啞？」

「銀行裏就問，你是饒公館嗎？對方面說，是的，我們是饒公館，你有什麼事？銀行裏就告訴他，要饒大人聽電話，我們是國華銀行，過了總有五分鐘光景，對方面說，我就是饒英鐸，你們是國華銀行嗎？關於那支票的事，的確是誤會，你們照付，不必留難，說完了這兩句話，電話就掛斷了，這樣一來，銀行裏當然不會再有懷疑……」

「嘿！秘密客真厲害……」

「據說領款子的，是一個西裝少年，帶了四個馬弁，全副武裝，坐汽車到銀行提取五十萬元行裏見他這樣闊氣五十萬元就付了給他。西裝少年將票子裝在一只大皮包裏，很得意的指揮着馬弁乘汽車走了！」

「大人！你怎麼知道得這樣詳細？」

「這是剛才銀行裏辦事員電話裏告訴我的。」

「唉！我們是白喜歡了一場。」

「唉！怪我不好……」

「大人！怎麼怪你不好呢？」

「我要是派人在銀行門口守候，也就不會中他的計。」

「嘿！這一點我們就沒有想到。」

「讓我來打電話給陳副官。」說着，就撥動電話機，執聽筒問道：「喂！陳副官聽電話，

什麼呢！你就是陳副官嗎？我英澤喂！你查一查三三三六二電話是誰家所裝的好？我等……等了五分鐘：『喂！怎麼說？什麼是影戲院裏公用電話嗎？這可完了！』掛斷電話，『唉！這就沒有辦法了！』

四姨太太道：『祕密客做事豈能想得週到。』

『錢被他拿去，如果證據不還給我，那不是要命的事嗎？』

忽然女傭人送進一大封文件，向鍾守使笑道：

『老爺！這是看門老劉叫我拿進來的。』

龔英鐸急忙打開一看，原來裏面就是運動倒戈信，及鴻福公司合同，不由的大喜道：

『唔！東西送來了！他看見另外還有一封信，拆開來一看，是祕密客寫的。』

『鍾守使大人！我說話素不肯失信於人，現在我既得到五十萬元，你的東西，我當然立即歸還給你，這也是了清我們的手續，不過，你已經失信於我，我們當面言明，你不該以電話通知銀行，將我扣留，弄得這事我是意料之中，哈！用一點小小手段，這五十萬元，仍就

是我的養大人你一定很懊喪，認為莫大的損失，其實這是為你造福，五十萬元，不無小補，你想到難民得你這錢而有救了，自然是比較心裏安慰，好了！我們再會吧！

祕密客十二月二十日

片。
龔英鐸看完了這封信，狠狠地將信撕成一片一片，連倒戈信鴻福公司合同都撕成碎

四姨太太道：『大人！你怎麼都把它撕了？』

英鐸道：『這種害人的東西，留着做什麼？』

『撕了到也好。』

『唉！今天也夠累的吶！』

『好啦！錢去了是會來的。』

『不過我總氣不過祕密客，他太刁滑了！』

四姨太太取了許多當天的報，放在鎮守使面前，微笑道：

「大人爲了這件事，你連報都沒有看過。」

「唔！」龔英鐸很煩悶地往沙發上一坐，順手拿起一張小報，隨意看着，忽然見到報上
一段值得注意的新聞，題目很能叫人注意：

▲交際花王琳琳小姐大害其相思病

▲祕密客真好豔福

▲急煞兒都感失戀

交際場中，有半個多月，沒有見到交際花王琳琳小姐，一班愛慕她的少年，都望眼欲穿，羣相詫異，後來打聽真相，原來琳琳小姐生起相思病來了，她所想的人，就是神出鬼沒的祕密客。

哈！真有趣，好豔福的祕密客，追求琳琳小姐的一班少年，沒有一個不妒嫉他，咒罵他。琳琳小姐總是這樣對人說：

祕密客真偉大，他的一舉一動，都能使我感覺着滿意，我認爲他是人羣中頂天立地

的奇男子，他是一般弱小民族的吶喊，許多快要不能活命的人們都給他救活了！

他是英雄，他是我活命的靈魂，以後我沒有他是不能再生存，無論如何，秘密客總是我理想中的情人，我不嫁人便罷，如果嫁人，我一定要嫁給秘密客，無論他怎樣醜陋，無論他怎樣窮苦，我都願意做他的妻子。

因為這樣，所以人家都對琳琳開玩笑，說是琳琳小姐嫁給秘密客，真是英雄與美人。琳琳小姐聽到這種輿論，並不反對，反覺高興。

因為過份的想思，琳琳小姐終於病倒在床，天天與藥爐為伴，這消息被琳琳小姐一班男友聞悉，紛紛前來探病，結果都被伯鳴先生拒絕。

據醫生說，王小姐之病，是神經感觸過銳，最宜靜養，不宜與外人接觸，免得增加刺激，琳琳小姐寒熱頗重，熱度最高的時候，嘴裏喃喃不息的喊着……秘密客！秘密客……

追求琳琳小姐的一班男子，探得這實在消息，都感到失戀的痛苦，有的也同樣的害想思病了，有的居然不想做人，欲求自殺，哈！這些離奇的事，真太有趣了！

健英鐸看了這段消息，真有些氣不憤，跳起來，順手將報撕成粉碎。

四姨太太，不明白他的用意，驚訝道：「大人！這又是什麼事？」

英鐸忿忿的說：「王伯鳴的女兒，也太無恥了，爲了一個強盜，居然曾害起想思病，唉！這真是笑話笑話。」

「到底是什麼事？」

「讓我來告訴你……」

健英鐸將報上事情，詳細地說給四姨太太聽，聽得四姨太太笑聲哈哈不停，就是健大人的煩愁也由此而消滅了！

這張報紙，王伯鳴也看到了，氣得他老人家七葷八素，在上房裏對太太大發脾氣道：

「這一張報你也看過了，我是一個有體面的人，女兒這樣不爭氣，以後我還有什麼體面去見人你說吧！你是教訓出這樣好女兒這……這樣好女兒？」

王太太忍氣道：「我的老爺，有話好說，你同我發這脾氣有什麼用吶！」

「這是多丟臉的事！」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嘿！你說話真好隨便。」

「琳琳一心愛祕密客，這也是她一番癡心，你是親眼看見的，她在病中總是忘不了祕密客，這幾天藥吃下去，都不見效力，如果你再責備她，那真是要她的命了！」

「如果她真是爲祕密客而害想思病，她死了我也不可惜，唉！這真是破壞我家門風的敗類……」

「無論怎樣她總是我們掌上的明珠……」

「呸！就因爲你這樣寵愛她，所以養成了她這樣驕傲地脾氣。」

「你也別說我，你自己將琳琳喜歡得；恨不得把她吃下去，我喜歡她，是在心裏，你喜歡她，是在面子上，女兒的驕傲脾氣，就是被你所造成的。」

「好了！好了！你到反而抱怨我起來了！」

林媽臉色慘白，急急忙忙出來，失魂落魄似的報道：

『老……爺！太太……太太不……』

伯鳴訝道：『林媽！什麼事？』

林媽顫聲道：『呃！嚇死我啦！』

王太太問道：『林媽！你快告訴我，到底是什麼事？』

林媽喘氣道：『小……小姐房裏，來……來了一個蒙……蒙面人……』

伯鳴驚問道：『有一個蒙面人在小姐房裏嗎？』

林媽點頭道：『是……是的！』

王太太失驚道：『林媽！他是怎樣進來的？』

『這……我……我不知道，因為我是去和小姐預備熱茶的，等我到房裏，那蒙面人站在小姐床面前，我還看見蒙面人手里拿着鮮花，我以為這……這一定是祕密客……』

伯鳴大怒道：『不錯！這一定是祕密客！讓我來打電話……』

王太太驚道：「呀！……這是不可能的……」

王伯鳴認爲這是可恥的事，急忙打電話致警署。

三十四 祕密客探病結果被捕

▲黑暗槍聲翁警長大坍其台

▲鑿住蒙面人原來是麻阿三

祕密客很感激琳琳小姐的多情，不能使人太失望，所以帶了鮮花來探病，這是使琳琳小姐多麼欣喜的事啊！

琳琳小姐見到蒙面人，知道這是祕密客，真奇怪，這彷彿是一貼仙丹，本來頭都抬不起來，現在她霍然坐起，真的，病就退去了一半。

琳琳小姐這一場病，也夠苦的了，因為是想思，美容是清瘦了許多，本來她的臉頰果也似的可愛，現在黃瘦得很像焦梨，失望的神態，流露着那可憐的樣子，祕密客見了怎不心酸？人非草木，那有不動情之理，琳琳小姐爲了他，濃情，想想，以自己可愛的肉體，而造成極大的痛苦，這犧牲可真大了！

祕密客向琳琳行禮道：『王小姐今天我是來探病的。』

琳琳愉快道：「祕密客先生！我真高興，今天你能光臨，真使我萬分的歡迎。」

「近來貴體好些嗎？」

「呃！我覺得現在好多吶！」

「希望你由現在起，恢復你的美麗。」

「謝謝先生！」

「我自從得到小姐有病的消息，我心裏很是不安，我很希望來看看你，但是缺少機會，今天好不容易能見到小姐，真是十分榮幸的事，不過；我覺得這樣的來探病，實在的；太冒昧了！」

「唔！祕密客先生！我先謝謝你送給我的，這美麗花，『捧着花，狂嗅不已：』唔哈！真太美麗了！」

「王小姐！你是和它一樣地美麗……」

「不！我已經失去了我的美麗！」

「王小姐！你應當保重你的身體，恢復你的健康。」

「你能常來見我，那我就永遠地沒有病了！」

「承蒙小姐的美意，我是十分的感激，以後有機會，我就來看你，現在，王小姐，我們再見

吧！

「啊！祕密客先生！你這樣要緊的走嗎？」

「是的！我在此地很有不便。」

「祕密客先生！我希望你多坐一會，讓我也好同你多談談。」

「要是有人來看見，對於你是很不方便。」

「沒有關係，祕密客先生！我向你說一句最誠懇的話，我爲你，犧牲一切，我……我都願

意。」

「王小姐！你何苦這樣自尋煩惱呢？」

「這是我願意的，因爲你太偉大，我的腦筋裏離不開你，我總希望你能給我一些安慰。」

「我是一個強盜，不足稱道的人，你何苦要爲我這樣犧牲呢？」

「祕密客先生！我不愛聽你說這強盜兩個字，你是一位英雄，你是我理想中……呢！我總覺得你的精神太偉大啦！」

「哈！這真是你王小姐說得好。」

「據說近來你又做了一件很使人滿意的事？」

「也不算什麼，不過；鎮守使給我開了一次玩笑。」

「報上沒有這件事？」

「是的！這是不能發表的。」

「你能告訴我嗎？」

「其實，這也不算什麼，很平常的事，鎮守使有二件重要文件，是被鐵膽團設法竊去的，我吶！就來一個乘火打劫，這二件重要文件，就被我很隨便地弄到了手，我就以這二件文件向鎮守使要挾，問他借五十萬元，其實；這也是替難民着想，鎮守使有許多財產，存在銀

行裏，死一般的躺着，而難民都餓着肚子，挨着寒冷，等着有錢人去救濟他們，所以我去贖地，要求鎮守使取出五十萬元，好去救濟難民。」

「唔！這種精神真是太偉大啦！」

「今天我才算把這件事辦妥，五十萬元，我都送到難民救濟會，收據我已寄給鎮守使，比較現在得了些空，所以來看看你。」

「你每天這樣的爲大衆謀福利，真也太辛苦了！」

「一個人生存在世界上，並不是來享福，應該苦幹，有一分力做一分事，能幫助人家的地方，總應該盡一些力，這也是做人應有的精神。」

「好極了！你這種話，說得我更佩服你的偉大。」

「哈！這那兒值得你稱道。」

「祕密客先生！我很想見一見你的本來面目，最好你不要拒絕我的要求，你讓我飽一飽眼福吧！」

「王小姐並不是我使你失望，實在是沒有到那露出我本來面目的時期，至於說我不能讓人家看見，這當然我有特種的作用，將來你自然會明白的。」

「那末你可以告訴我，你住在什麼地方，有機會我好來拜訪你。」

「王小姐要講到我住的地方，實在我是沒有一定的所在，今天東，明天西，你要來找我，那是很麻煩的事，到還是我來看你，是比較妥當些。」

「祕密客先生！你能告訴你的家境嗎？」

「我說不出什麼，總而言之，我是一個沒有父母，沒有兄妹的孤苦伶仃的人。」

「呃！我還要要求你……」

「你說吧！」

「你今年多少青春……」

「二十幾歲。」

「呃！真不容易，念幾歲的人能做出這樣驚天動地的事，我更欽佩你的精神偉大了！」

「哈！你也太捧我了！」

「祕密客先生！你再讓我問一句。」

「好罷！」

「你……你有結過……」這以下的話，王小姐紅着臉，真不好意思再往下說。

正在這時，房門便有人推開了，祕密客看見很多警察探員，足足有二十多人，當前二人，一個是警務長翁格林，一個是偵緝部部長林大白。

王琳琳小姐這可吃驚不小，祕密客這就無法脫身啦！

翁警長以手槍瞄對着祕密客，很得意地笑道：

「哈！祕密客！這是萬想不到的，今天，你也會落在我的手裏，看你還有什麼本領能逃出我們手裏。」

大白上前一步，將手槍頂在祕密客腰間，忿忿道：

「狡猾的東西！幾次三番地跟咱們搗蛋，哈！今天也就是你驕傲的末路。」

格林大聲道：「把他鏟起來。」

琳琳小姐大驚失色，不顧一切地跳下床，雙手抱住秘密客，對翁格林大聲道：

「警長！你要抓人，你把我抓去，秘密客你們是不能抓的，他是一位俠客，他是一位英雄，今天他是來探我病的，我……我決不能……」

秘密客扶着王小姐道：「王小姐你快好好地躺下吧！你病了好久，是不能再勞神了，讓我扶你上床睡吧！」

王小姐哭道：「我……我願意同你有禍同當。」

秘密客扶着王小姐睡倒在床上，很誠懇地說：「王小姐你放心，我不會遭着危險的。」

翁格林與林大白，因為王小姐那樣幫護秘密客，也就不敢過於野蠻，要是將王小姐嚇壞了，那到不是兒戲的。

秘密客很大方向翁警長笑道：「哈！警長！今天真巧極了！想不到我們能在此地見面。」
警長傲然道：「唔！你以為是意外，可是我們沒有一天不在偵查你。」

「好極了！警長！你有帶了手鐐嗎？」

「這到用不着你費心，林先生！把手鐐拿出來。」

「是我早已預備好了！」林大白將手鐐對祕密客照了一照面，訕笑道：「祕密客！這是

你的好朋友……」

祕密客冷笑道：「我這手已等了它好久。」

王琳琳急得又要跳起來，這時已被林媽，王太太，張愛寶勸住。

王伯鳴氣得連女兒房門也不願進。

翁警長高興得拍手大笑道：「哈！祕密客！你時常打電話指教我，你罵我是蠢豬，你罵我

是飯桶，今天我到要見見，你是一個怎樣的本來面目，你自己拿開你臉上的蒙面吧！」

大白道：「不要客氣，我們來動手吧！」

祕密客大聲道：「慢！既然你們久仰我的大名，今天當然要讓你們見識見識，如果你們

動手，這就太不恭敬了，好罷！讓我自己來揭去蒙面幕吧！」

當他說的時候，身子便往後退，退至房門邊，兩只手做出要揭面幕的姿勢。

翁格林與林大白都睜大了眼睛，欲一睹秘密客廬山真相，琳琳小姐是更注意，這時：每一個人的眼光，都貫注在秘密客臉上，火也似的許多眼神，那情形真要燒去秘密客臉上的蒙面幕吶！

秘密客說了一句：『你們看……』這喊聲是特別響，膽小的真要被他嚇了一跳，這時；秘密客很興奮地將房門邊電燈開關一閉立時使全室漆黑，恐怖即此便產生出來。

林大白說聲：『哎呀不對，』砰砰地連開了二槍，同時；發現了很響亮地嘩唧唧的聲音。翁格林嘴裏喊着：『抓住他！抓住他！不要讓秘密客逃走……』一方面他摸到房門邊，開亮了電燈。

及至電燈開亮，秘密客已由浴室窗口而逃得不知去向，這可使翁格林一個大大的失望。

林大白開的二槍，一槍是打在沙發上，一槍是打在着衣鏡上，將鏡子打得粉碎，所以剛

才那嘩唧唧的巨響聲浪，驚得膽小人都嚇得哭了起來。

琳琳小姐見祕密客已脫逃，這就樂得什麼似的，不住地狂笑。

翁格林與林大白在房裏亂了一陣，結果終於是失望地。

琳琳小姐向翁警長笑道：『哈！翁警長！你們也太自不量力了！祕密客他是何等有本領的大英雄，他會被你們抓住嗎？哈！這一次你們不能抓到祕密客，以後他還要多次罵你是飯桶啲！』

翁警長紅着臉，也說不出什麼，祇有自覺慚愧而已。

林大白忿忿道：『我們去追啊！』說着，往房外走。

翁警長附和道：『不錯！他一定逃得不遠，快快！你們趕快各處去追啊！』急急地奔出房。

林大白到了花園裏，各處找了一會，並沒有什麼動靜，走到後面廚房間門口，忽然看見一個蒙面人，手舞足蹈，這可使林大白高興得什麼似的，想到琳琳小姐剛才那幾句刺人心絃的話，不由地氣沖斗牛，疾步上前，向蒙面人身上撲，這力量是很大，居然將蒙面人撲倒。

林大白哈哈大笑道：『好了！好了！這你可讓我抓住了，哈！你這狡猾的東西，看你還有什麼本領能逃出我的手掌之內。』說着，騎馬式地便坐在蒙面人身上，一只手攥住蒙面人的頭，一只手由袋裏摸出警笛嗚嗚地便吹了起來。

警長與許多警士探員以及王伯鳴等都聞聲趕來。

林大白見警長等遠遠都來了，更是高興，認爲這功勞可不小，就是以後，人家說起來，秘密是被林大白所捕獲，這真可以震驚全上海的，確是莫大的體面，因爲想得出了神，所以沒有十分用力揪住蒙面人。

那蒙面人突然被人撲倒，又被人騎在身上，還有個不着急的道理嗎？他自然是拚命掙扎，嘴裏也不住地啣呀啣呀嚷着。

蒙面人覺得身上壓力並不十分沉重，他用足生平之力，往上一挺，這一挺，好傢伙，真有力氣，林大白就由他身上滾翻在地，蒙面人不顧一切地爬起就逃。

林大白大吃一驚，說聲：『完了！完了！』急忙爬起來追趕，嘴裏嚷道：『不要把秘密客跑

了！不要把秘密客跑了！

好得這時候警長等已來到面前，大家吼的一聲，一擁而上，將蒙面人圍住在中間。

翁警長大喜道：『哈！好狡猾的秘密客，現在總抓住了！來！先把他手銬起來。』

林大白迅速地將蒙面人手銬了起來，這可由着他得意說：『哈！秘密客！法網是不會讓你逃得過去。』

翁警長道：『秘密客！你是一個神出鬼沒的東西，我們被你玩弄得也夠受了！社訂上有你這樣不顧法律的東西，我們就不要想有一天的安寧，我是便桶，如今你也要做一做粥桶了！我……我想起了以前，我好恨呀！』咬牙切齒地就刷了蒙面人一記耳光，打得蒙面人吶呀吶呀地亂叫，警長這可大大的樂了，哈哈大笑道：『你……哈！今天你是想不到的吧？』

伯鳴道：『警長！秘密客久聞其名，未見其人，今天既見其人，乾脆！揭去他的面幕，一睹廬山真相。』

大白道：『不錯！我們來看看他的本來面目。』

這時大家鵲躍着，『拭目以待』

翁警長很迅速地將蒙面人面幕揭去，露着真面目，原來是一個醜陋不堪地大麻臉，缺着嘴，不住地啾呀啾呀叫着。

伯鳴仔細看這蒙面人，原來是自己家用的廚房裏燒火麻阿三，不由訝道：『警長弄錯了！弄錯了！』

格林驚問道：『怎樣弄錯了？』

『這是我家廚房裏麻阿三……』

大白失驚道：『這樣說起來，我們又被秘密客玩弄了一次。』

麻阿三指手畫脚地啾呀啾呀說着話，誰也不會知道他是說些什麼。

伯鳴道：『麻阿三是一個聾子，又是一個不會說話的啞吧！』

翁警長忿恨道：『我們太慚愧了！我們太慚愧了！』

大白切齒道：『白讓我高興了一場。』

翁格林，林大白，到了這時，也無法可想，祇有咒咀秘密客狡猾，真是有興而求敗興而歸。
秘密客真有本領，也真有魔力。

王琳琳小姐自從得到他的安慰，不吃藥毛病也就好起來，這就是心病還得用心藥來醫。

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老乾娘很早地到鐵膽團俱樂部密室裏，辦了一會緊要的事，忽然想起竊取珠鍊的事，于是就把樊倫波召到面前。

樊倫波笑道：『老……乾娘！有……有什麼吩……咐？』

老乾娘呷了口茶說道：『王公館竊取珠鍊的事，是可以進行了！』

『唔！老……乾娘！有……有決定日……日期嗎？』

『已經決定了！』

『是……是幾時吶？』

『就是元旦吧！』

「爲……爲什麼，一……定要……要規定元旦？」

「王伯鳴先生，決定元旦，帶了他的夫人同琳琳小姐到蘇州去玩，我認爲這是很好機會，你去偷珠鍊是容易下手。」

「乾……娘還……還有誰，是……與我同去？」

「用不着另外派人，你一個人去足夠了！」

「唔這……這真是……要嚇壞我了！」

「你要知道，王公館裏所有傭人，都是我們鐵膽團裏的團員。」

「唔是……」

「王公館裏女傭人張愛寶，就是我們會員張月鳳，男傭人錢冷，就是我們會員錢西榮，看花園的汪大奎，就是我們會員汪澤康，看門的朱成德，就是我們會員朱傑，還有趙均，就是我們會員趙立夫……」

「這……樣說，我……可以大膽去偷珠鍊吶！」

「是啊！你可以從後門進去，我已通知趙立夫在後門等你，你到那兒，他會陪你上樓的。到了樓上有張月鳳幫你忙，就是侍候王小姐的林媽，上珠夫人已化了很多的錢，將她連動到了，她已答應幫我們的忙。」

「哈！好……好極了！既有內……助。那……我不怕了！」

「這一次無論如何是不會再失敗了！」

「如……果，給祕……密客知道，我……我們又要受……障礙。」

「這一次事情，我是做得很祕密，祕密客是不會再知道的。」

「這……這很難說，祕……密客……真……是魔鬼，沒……沒有一件事，是……是能瞞過他的。」

「你也太顧慮了！」

「是……是……我實在被……祕密客嚇……嚇怕了！」

「我可以保險，這一次是決不會失敗在祕密客手裏。」

『如果是……這樣，那……那更好了！』

『你去罷！』

『是！』樊倫波很得意地走出了密室。

老乾娘在密室裏又和三先生計劃了許久。

三十五 樊倫波竊取價值三十萬法郎的珠鍊

▲紫羅蘭夫人受傷得奇怪

▲驚弓之鳥周萍夫人受辱

到了元旦日，王伯鳴先生帶了太太和女兒，果然到蘇州去玩，家裏便全交給傭人們。這就是鐵膽團竊取珠鍊的時機了！

趙立夫等主人走了之後，便打電話通知老乾娘，老乾娘當即吩咐樊倫波依計進行。

樊倫波坐了汽車到福開路，把汽車停在轉角地方，他便下車步行到王公館後門，果然趙立夫已等候着，大家各做了一番暗號，趙立夫將樊倫波陪引到樓梯邊，遂笑道：

「樊先生！請登樓吧！」

「是！」樊倫波急急走上樓，看見女會員張月鳳，彼此心裏有數，互相微笑，張月鳳前面引路，將樊倫波陪到翠竹軒門口。

月鳳笑道：「樊先生！我的責任是盡了，以後的工作是你的了！」

樊倫波說了一聲：『謝謝！』他便工作起來，先在門上看了一會，用手在門上推動；很緊地關着，急忙在袋中取出百靈鑰匙，真有本領，二分鐘光景，書室門居然給他開開了，張月鳳在旁邊看得明白，當然很佩服他手術高妙。

樊倫波走到裏面，大約不到十五分鐘，他又出來了！

月鳳道：『這樣快出來，大概機關保險箱沒有辦法開吧？』

倫波搖頭道：『不我……我已經，弄……到手了！』

月鳳大喜道：『真的嗎？』

樊倫波由袋裏摸出一個錦盒笑道：『哈這……這不是……嗎？』

『唔！你真有本事！』

『哈這……這也不算什麼。』

『我們應當向你道賀。』

『哈再……會』說着他便下樓去了！

趙立夫見樊倫波已得了彩頭，當然也很高興，拍着倫波的肩笑道：

『樊先生！這功勞可不小。』

樊倫波得意地說：『哈！這……這也全靠你……你們幫忙。』

趙立夫仍就將樊倫波由後門送出。

在七點鐘沒有到的時候，樊倫波已到了鐵膽團，走進密室，將珠鍊交與老乾娘道：

『哈！今天很……順利，珠鍊被我偷……偷來了，老……老乾娘！你……看看，是不是……』

……這……一串？』

『好讓我看看……』老乾娘急忙將錦盒打開細細一看，笑道：『唔！是的是這一串珠鍊』

……』

倫波大喜道：『哈！這事，可……辦得不錯。』

老乾娘點頭道：『是的！這次你很有功勞，等這一串珠鍊賣了，我給你十分之一的酬勞，』

如果紫羅蘭夫人肯出八十萬元代價，那末你也有八萬元的希望。』

「哈謝……謝老乾……娘我……並不希望有……這許多報酬如……果有三……四萬元，我……我心滿意足吶！老乾娘！這……這串珠鍊代……代價太鉅，恐……怕紫羅蘭夫人，不……不肯出這……樣大的代價。」

「那是不會的，我老實同你說，這一串珠鍊，就是紫羅蘭夫人的東西……」

「唔！」

「王伯鳴先生在英國做大使的時候，他和紫羅蘭夫人戀愛，後來王大使要回國，紫羅蘭夫人就將這串心愛的珠鍊送給王先生做紀念，現在夫人想想又後悔了，要收回這串珠鍊，這件事，就託了我們辦，你想，這樣的情形，還不是很穩當，只要有貨色就可以換到現款。」

「呵！哈！原來是……這樣的。」

「樊先生你很放心地有八萬元的收回。」

「哈！這……真是要多謝老乾娘。」

「這是你的功勞，應當要酬謝你。」

「老……乾娘！我……我想現……在珠鍊既在我……我們手裏，還是……趕快地與紫羅蘭夫人把……這事接……洽，妥……當，珠……鍊換了八十萬元現款！哈這……就什麼都……不拍了！」

「你希望馬上就得到八萬元的酬勞嗎？」

「不！我怕……祕……密客！」

「樊先生！你放心！這一次我事情辦得很慎重，祕密客決無力量來破壞我們，況且；珠鍊已到了我們手裏，還怕什麼呀？」

「我們……還是小……心的好！」

「我現在帶了珠鍊去會紫羅蘭夫人。」

「這……老……乾娘！不……不好！」

「什麼不好？」

「希望老……乾娘，還……是慎重些好，祕密客是很……狡猾的，你……帶了珠鍊去

……去見紫羅蘭夫人，我……我以為路上是……很危險的。」

「你恐怕祕密客在路上搶去我的珠鍊嗎？」

「不……不可不防。」

「呃！我想起來了！還是這樣比較妥當，樊先生！你看這辦法好嗎？」

「老……乾娘！你……說說看……」

「我現在打電話給紫羅蘭夫人，請他到此地來，我們當面和她開一次談判，她付款子，我們就把貨色交給她，珠鍊到了她們手裏，我們就用不着擔憂了，她要是在中途被祕密客劫去珠鍊，這責任就不在我們這方面了，喂！樊先生！你以為我這法子對嗎？」

「哈！哈！老……乾娘！你……你快打電話……」

「好罷！老乾娘當即打電話通知紫羅蘭夫人，叫她馬上到大生路十九號。」

「三先生與馮島走進密室，見樊倫波，大家就問道：『得了彩嗎？』」

「樊倫波欣然道：『哈！……已經得到了珠……鍊在……在老乾娘地方……』」

三先生大喜道：「唔！這一次你是立下了很大的功勞。」

樊倫波喜歡得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老乾娘向樊倫波笑道：「你有吃過晚飯嗎？」

樊倫波搖頭道：「沒……沒有……」

「那末！你去吃晚飯吧！」

「是！」樊倫波很高興的退出。

三先生道：「乾娘！我介紹的人還算不錯吧？」

老乾娘微笑道：「不錯！我素來很贊成樊倫波是十分忠實。」

「珠鍊已經被我們弄到手，你打算怎樣辦法？」

「我已經打過電話，請紫羅蘭夫人到此地來。」

「那末！她來不來？」

「她說馬上就來。」

「這就很好了，這件事今天就很可能完滿解決啦！」

「是啊！這件事再辦不好，我們以後就別想再做事了！」

「哈！我們被秘密客搗蛋得也實在怕透啦！」

「是的。」老乾娘對馮島道：「馮先生！你在門口去等一等，因為紫羅蘭夫人此地是沒有來過。」

馮島點頭道：「是！」他即退出。

這時，秘密室裏，就祇有三先生與老乾娘，這到很可以讓他們辦一辦私人的交遊。

老乾娘在沒有結識翁警長之前，她同三先生很要好，組織臨時公館，後來遇到唐老老，三人便計劃着，辦成了這個大規模的鐵膽團。

老乾娘因為活動上便利起見，所以用籠絡手段，與翁警長同居，這也不過是利用翁警長做一個傳信筒。

愛情是不能分用的，因為這量數太小，不經怎樣就完了，往往一部份愛情送與幾部份

的人，到後來就要演出醋海波瀾。

「三先生近來得不到老乾娘地安慰知道愛情被別人佔去，自然心裏有些不愉快，因為辦事不順利，對於這私人交涉也就沒機會提到，這時候；祕室裏，沒有閒人，他就趁這機會，一訴舊情。」

三先生道：「老乾娘！我們不能再提一提以前的事嗎？」

老乾娘冷然道：「以前的事，你想同我說什麼？」

「是的！我們很少機會談話。」

「你是知道的，最近這情形，真使我憂悶極了！」

「我看你對翁警長太好啦！」

「三先生！你應該原諒我，我要不利用他，你說行嗎？」

「你和他親近，我當然不反對，不過你也應該別忘了我們以前的情份。」

「我們的情份；自然是比衆不同，你疑心我會把你忘了嗎？」

「看你最近的情形，真的；我不會讓你再想到的人了！」

「你不必說這種怪刺人的話。」

「嘿！我已不能再容忍了！」

「這時候；你要知道，不是我們講愛的當兒……」

寫字檯上的電話鈴聲作響，老乾娘執聽筒問道：「喂！你那兒，什麼呢！不錯！我們是俱樂部，是的，我就是老乾娘！你是誰呢！喂！喂！這事實在嗎？叫這就太湊巧了！呵！呵！好罷！再會！」

三先生問道：「是誰來的電話？」

老乾娘道：「紫羅蘭夫人的傭人打來的。」

「他說什麼？」

「紫羅蘭夫人接到我們的電話，急忙坐汽車到此地，想不到路上汽車被撞；夫人受了重傷，現在已經送到中興醫院去，所以她的傭人打電話來通知我們一聲，說是夫人不能來；派周萍夫人來做代表……」

「周萍夫人是誰？」

「據說是紫羅蘭夫人的祕書。」

「怪道很多時候紫羅蘭夫人不來，原來她已受了重傷。」

「唉！我們的命運也就太壞了！」

「這也就太湊巧吶！」

「這位周萍夫人，我們是從沒有見過，不知是中國人還是英國人。」

「我想：既是她派來的代表，那總是她的心腹人。」

「這是一定的。」

「不過，老乾娘！我有一個疑問……」

「什麼疑問？」

「我們密室裏的電話，你有對紫羅蘭夫人說過嗎？」

「此地的電話，無論是誰，我也不肯告訴他的。」

「這就奇怪了，密室裏的電話外人是會知道的，怎麼紫羅蘭夫人會叫傭人打電話給我們呢？」

「呵！這……這一定又有什麼變化發生了！」

「老乾娘！我希望你留意，不要再上祕密客的當。」

「不錯！讓我打電話到中興醫院去問一問……」說時，急忙就撥動電話機，一會兒，有人來接聽，老乾娘問題：

「喂！你是中興醫院嗎？喂！我請問你，在一小時之內，有一個被汽車撞傷的紫羅蘭夫人，是不是在你們醫院裏呢？……是六十四號病房裏，喂！我要來看她可以嗎？怎麼不可以……呢！」

[三先生道：「這樣說紫羅蘭夫人受傷是實在的。』

老乾娘點頭道：「在二十四小時之內，醫生說過，一概不能會見紫羅蘭夫人……」

「你相信剛才她的傭人打電話來是實在的嗎？」

「這……我還不敢完全相信。」

「你不會打電話到她家裏去問一問。」

「呵！不錯！」老乾娘又撥動電話機，息一會兒便問道：

「喂！你是紫羅蘭夫人公館嗎？喂！喂！你們知道你家夫人受傷嗎？什麼呀！你們不知道呢！喂！真的不知道嗎？呢！再會！」

三先生道：「既然她家裏傭人還沒有知道夫人受傷，剛才那電話就來得太奇怪了！」

老乾娘凝視了一會，冷笑道：「看吧！等一會兒；我們要歡迎一位最難得的佳賓，這位客人，實在的，使我們生色不少。」

「你說的周萍夫人嗎？」

「哈！你看吧！」

馮島急急忙忙到密室裏來報道：

「老乾娘！我在門口等了快一個鐘點，並沒有等到什麼紫羅蘭夫人，現在有一位代表，

說是紫羅蘭夫人派來的，叫周萍夫人……」

老乾娘得意似的說：「呵！是！的！剛才我已經得到紫羅蘭夫人的通知，她自己不能來，派

周萍夫人做代表，人在那兒？」

馮島道：「在這密室外面等着。」

「快請……」

「是！」馮島退出。

周萍夫人是三十多歲的華婦，人品很端正，舉止很大方，笑容可掬地由馮島招待到密室裏。

老乾娘欣然迎接道：「周萍夫人！請坐！請坐！」

周萍夫人微笑道：「好！隨便……」

三先生急忙去把秘密室門關上。

老乾娘對周萍夫人道：「我得到些紫羅蘭夫人受傷的消息，我心裏是非常地擔憂。」

周萍夫人道：『請夫人不必掛念，紫羅蘭夫人的傷，還不怎麼要緊。』

『我要不請她到此地，她在家裏當然不會有這意外發生。』

『哈！這也是事情遇得湊巧。』

『是的！這也太湊巧啦！』

『夫人！我是奉我主人的命令到此地來，到不知有什麼吩咐，現在請說罷！』

老乾娘拉了一張椅子，往周萍夫人面前一坐，集中全副精神，不住地看在周萍夫人臉上，腳上，看得周萍夫人真不好意思，臉也起了紅紋，加之老乾娘連聲冷笑，那神氣真叫人坐立不安。

周萍夫人真有些兒莫明其妙，不知道老乾娘是什麼用意，於是心裏有些恐慌起來。

老乾娘冷笑道：『哈！哈！祕密客先生！你……你真有本領，你的化裝術真不錯，好得我小心，要不然我們又要上你的當了！』

周萍夫人驚奇道：『這……夫人！你是開的什麼玩笑？』

「你……哈！你別再裝腔了！我早已知道你的計劃，以前我們總是失敗在你的手裏，哈！今天可不會讓你逃出我們的範圍。」

「夫人！你有些瘋病嗎？」

「瘋病？哈！我真佩服，你的做工真好，可是；今天無論你怎樣狡猾，休想你再有自由。」

「什麼？！我同你們素來沒有冤仇，你們爲什麼這樣不恭敬地對待我？」

「嘿！你害得我們也就夠的了！」

「你說的話，真叫人不容易懂，請你說得明白些……」

「好！我也可以同你說一說，紫羅蘭夫人，不錯；現在是受了傷，人在醫院裏，可是夫人受傷；她的家裏並沒有知道，剛才紫羅蘭夫人家裏有電話到此，這是你的計劃，你這狡猾的東西，冒充紫羅蘭夫人傭人，想來欺騙我們，好得我打電話再去問，要不然；我又上了你的當啦！老實說，我們此地的電話，外人是沒有人知道的，一定是你這賊子，抄去了我這密室裏電話號碼，哈！根據這種種情形上面，你是冒充周萍夫人，到此地來騙取珠鍊，哈！秘密！秘密！秘密！」

天你也會被我識破了機謀……」

周萍夫人大怒，跳起來；恨恨地說道：「夫人！我看你真有神經病，什麼秘密客不秘密客？說得我真是一點兒也不懂。」

老乾娘狂笑道：「呀！你的表情真不錯啊！」

「我明明是周萍夫人，你把我當什麼？」

「誰也不會相信，你真的是周萍夫人。」對三先生馮島道：「不用客氣，你們抓住她兩只手，讓我來搜查。」

三先生在左面拉住周萍夫人的手，馮島在右面拉住周萍夫人的手。

周萍夫人大驚，紅着臉厲聲道：「你們這樣野蠻，太無情理了！」

老乾娘不去理她，站在周萍夫人面前，上身摸到下身，尤其是乳部格外注意。

搜查的結果，的確是一個女人，這可使老乾娘大大地爲難了！

周萍夫人經此搜查，認爲奇恥大辱，面色大變，不住地蹣跚罵道：

『你們這種手段，太無情了，我同你們素不相識，今天我奉了紫羅蘭夫人命令，到此地和你們接洽事情，想不到你們把我當賊人看待，真可惡！太欺侮我了，好！我去同紫羅蘭夫人算帳。』說完就走。

老乾娘知道自己理短，急忙拉住周萍夫人陪禮道：

『對不起！對不起！請周萍夫人原諒我們魯莽。』

『你們太看不起人了！』

『請夫人原諒，我們今天因爲一個電話來得太奇怪，所以將你夫人當作是祕密客的化身。』

『你們簡直把我當作強盜……』

周萍夫人我總還有些不敢信任你……如果你有方法，能證明你的確是周萍夫人，我們當然向你道歉認罪。』

周萍夫人忿忿道：『這是容易解決的事，紫羅蘭夫人家的傭人，他們都能證明我是什

麼人。這樣；你現在打電話，叫紫羅蘭夫人家的傭人到此地來，讓他們來認一認我，對於你們的疑竇，就可以消滅。」

「對！這是好辦法。」老乾娘當即打了一個電話到紫羅蘭夫人家裏，叫她家傭人到大生路十九號。

三先生道：「我想還是請馮先生到門口等一等。」

老乾娘點頭道：「不錯！馮先生！你就去等一等罷！」

「是！」馮島應聲而出。

老乾娘向周萍夫人笑道：「請坐！請坐！我們實在是怕秘密客鬧得怕透了！」

周萍夫人道：「據紫羅蘭夫人說，你們這兒是很有組織的機關，秘密客不過是一個很平常的小偷，你們怎麼怕得他這樣厲害？」

「周萍夫人！你不知道，秘密客這樣傢伙，也實在可惡，我們所進行的事，沒有一次不是被他破壞。」

「你們對於他沒有辦法嗎？」

「我們也幾次三番地與他宣戰，結果總是被他勝利了！」

「呃！這倒是你們莫大的仇敵……」

「是的！」

馮島已陪紫羅蘭夫人家的傭人趙生進來報道：

「老乾娘！這位趙生，就是紫羅蘭夫人家的傭人。」

趙生看見周萍夫人，很詫異地說道：

「咦！周萍夫人你也在此地？」

周萍夫人點頭道：「是的！」

老乾娘笑問道：「趙生！你知道你家夫人受傷嗎？」

趙生搖頭道：「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到你這兒。」

老乾娘指周萍夫人道：「趙生！你看清楚，她是周萍夫人，是不會弄錯吧？」

人的祕書。」

趙生向周萍夫人細看了一會，微笑道：「這決不會弄錯，她明明是周萍夫人，是我家天

『好罷！我已知道了！馮先生，你陪趙生外面坐坐。』

『是！』馮島引趙生出密室。

老乾娘笑道：『哈！這就很對不起你了！』

周萍夫人站起道：『現在總可以明白了，我不是匪人，好了！我要走了，你們有什麼事接洽，等紫羅蘭夫人傷好了之後，讓她親自來同你們談判……』

『對不起！對不起！周萍夫人！這事總要請你原諒……』

『我們再見吧！』

『周萍夫人！請你原諒我們的苦衷。』

『你們這種舉動，也太使人無趣了！』

『不錯！是我們失禮，周萍夫人！不要見氣。』

「得啦！你們有什麼事，你快說罷！」

「請你對紫羅蘭夫人說一聲，她的珠鍊，我們已經設法得到了，這是她親口答應的，她情願以八十萬元收回這串珍珠項鍊。」

「你讓我看看貨色。」

「好！」老乾娘即由袋中取出一個錦盒，將錦盒交給周萍夫人，笑道：「周萍夫人！你看這串珠鍊吧！」

周萍夫人細看了一會珠鍊，微笑道：「不錯！這是夫人的原物，這樣，讓我回去對夫人說明，明天給你回音。」

「好！那末幾點鐘？」

「明天下午三點鐘，你等我……」

「好！謝謝夫人，明天下午一定恭候。」

「再會！」

室。

「再會今天真太對不起夫人了！十二分地抱歉。」

「這也不談了！」

「對不起！對不起！」老乾娘送周萍夫人到門口，直等周萍夫人汽車開走，她才回進密

三十六 真假周萍夫人老乾娘大上當

▲八十萬元支票仍就是別人的

▲野鴛鴦又任一起

次日下午，老乾娘聽了珠鍊的事，所以很早地就在密室裏等候周萍夫人。鐘打三下，果然周萍夫人來了，這是很高興的事。

老乾娘問道：『周萍夫人，你的信用……』

周萍夫人微笑道：『我就是這種脾氣，素來不肯叫人失望。』

『很好！夫人的傷好些嗎？』

『已經好多了，據醫生說，五號可以出醫院，七號她就要回英國去。』

『唔！』

『對於珠鍊的事，她很滿意，現在已經發出一張八十萬元的支票。』

『是即期的支票嗎？』

『是的』將支票交給老乾娘。

老乾娘接過支票一看，果然是紫羅蘭夫人親筆寫出的支票，與上一次簽給謝秀英支票，一無二樣。

周萍夫人道：『請你將珠鍊給我帶回去，也可以了清手續。』

『好』遂將珠鍊交與周萍夫人，並且還帶笑道：『這事很對不起你，費你的心了。』

周萍夫人笑道：『這到沒有關係，是夫人的事，我……我是應該盡職的，現在夫人很希望看到她心愛的珠鍊……』

老乾娘道：『那末你趕快將這珠鍊去給夫人看吧！』

『是』周萍夫人拿了珠鍊，坐着汽車便走了。

老乾娘很是欣喜，認爲一件事總算完滿地做成，八十萬元領到手，更可以結束了一件事。

於是老乾娘坐了汽車到國華銀行提取八十萬元的款子，這大概太高興的緣故吧？

今天是什麼日子，老乾娘也忘了。

元日日；銀行裏照例休業三天，老乾娘見銀行裏休業。大爲失望，心想：哎呀！我做事也太魯莽了，今天是二日，怎麼連銀行裏休業三天都想不起來，這款子是等到四日才可以領到，如果紫羅蘭夫人回國去，支票是退票，那不是白犧牲了一串珠鍊嗎？

想到了這一層，真有些恐怖了，只怪自己不應該先將珠鍊交給人家，不過話又得說回來，紫羅蘭夫人也決不是強生那一流的人，況且她有傷睡倒在醫院裏，總不至有意外的發生。

老乾娘回到俱樂部裏，而周萍夫人已等候着她，這就使老乾娘很詫異地問道：

『噢！周萍夫人！你怎麼又來啦？』

周萍夫人頹喪道：『我……我今天並沒有來過。』

老乾娘大驚道：『呀！剛才你不是來過的嗎？』

周萍夫人搖首道：『我實在沒來過……』

「在一小時之前，你拿了紫羅蘭夫人的支票，到此地來向我換取珠鍊，這難道還會錯嗎？」

「哎呀這……這可完了！上了匪人的當了！」

「什麼一回事，你坐下來說……」

「讓我來說出這一段實在情形吧！」

「好！……你快說……」老乾娘心也發顫了！

「昨天紫羅蘭夫人得到你的電話，馬上坐汽車到此地來，想不到在路上，有七八個匪人，圍在汽車的前面，那時，汽車夫只好停車，那些可惡的匪徒，如狼似虎，將夫人由汽車裏拖了出來，一頓拳打腳踢，紫羅蘭夫人就受了重傷。」

「那末！汽車夫是死人？」

「汽車夫有什麼用，一個匪徒，用手槍頂住他的胸口，他早嚇得像鬼似的。」

「後來怎樣？」

「匪徒走了之後，汽車夫只好將夫人車送醫院，可是昨天是元旦，各醫院都休假，所以不肯接受病人，後來幸虧中興醫院，有一個醫生，是英國人，這才允許夫人入醫院。」

「呵！」

「夫人在醫院裏，昏迷不醒，失去了知覺，經過醫生施救之後，才慢慢地清醒過來。」

「那末，昨天到此地來的電話，你有查過嗎？」

「這事也很明白了，至於昨天打電話到貴處，這是匪人冒充紫羅蘭夫人的傭人。」

「那末，昨天你是不是夫人叫你來的？」

「你聽我說啊！我是住在榮光飯店二十三號，昨天得到一個電話，說是夫人受了重傷，人在醫院裏，叫我到此地來，與你接洽非常緊要的事。」

「那末，你是直接到此地來的嗎？」

「不！因為聽說夫人受傷，我應該先去看她，所以我就隨即到中興醫院，只因為醫生吩咐，紫羅蘭夫人神志不清，拒絕親友探望，所以我才到此地來與你會面，誰知道見到了你，給

我很不客氣地待遇，種種的懷疑我……」

「這是很對不起的事。」

「後來你說出珠鍊的事，關於這件事，我是知道的，紫羅蘭夫人在上海，不肯回國，也就是爲了這串珠鍊，所以我很高興地，答應今天給你答覆。」

「剛才來的不是你嗎？」

「今天的確我是沒有來過……」

「這就奇怪了！」

「今天下午是在一點鐘的時候，我就到中興醫院去會紫羅蘭夫人，我見着了她之後，就把昨天會你的事細說了一番。」

「她怎樣說？」

「夫人聽了我的報告，很驚訝地說，這就奇怪了，我並沒有叫傭人打電話給你這……這就不容易明白了！好得珠鍊已在翁夫人地方，那末！我就簽一張八十萬元的支票，收回那

串珠鍊吧。」

「你說沒有來，這支票怎麼會到我地方？」

「你聽我說啊！我拿了支票，出了中興醫院，坐汽車是到此地來，汽車開到龍門路突然便停下了，我正在問汽車夫爲什麼要停車？誰知說時遲，那時快，汽車夫回轉臉，我一見，不是我的汽車夫，我奇怪得什麼似的，那汽車夫用一塊濕布，在我鼻子上一擻，我當時就失去了知覺，等到我醒回來，我仍就在汽車裏，可是汽車已停在中興醫院門口，我那汽車夫也不知去向，往袋裏一摸支票也失去了，這可使我大大地吃了一驚，我急急忙忙把這事告知紫羅蘭夫人。」

「夫人怎樣說呢？」

「夫人對我笑笑，說不要緊，匪人將支票拿去是沒有用，是提不到款子，因爲這兩天是銀行裏休業。」

「你們難道想不到匪人是可以到此地來提取珠鍊嗎？」

『想到的，所以夫人叫我到此地來問……』

『那末！你的汽車夫現在有找到嗎？』

『已經找到了！』

『他是到那兒去的？』

『據他說，有一個人對他說；我的手提包在榮光飯店叫他趕快去拿，所以他是到榮光飯店去的。』

『這一定是匪人將他騙開的。』

『我想一定是的。』

『這樣說，魏是受愚了，剛才有一個女人，那簡直兒就是你，她將支票交給我，我就將珠寶交給她。』

『這是受他的欺騙了！』周萍夫人很失望地。

老乾娘嘆道：『這一定是秘密客，除了他是再不會有這樣好的化妝術。』

『我們未得珠鍊之前，這八十萬元是不能付的。』

『這當然，囉！支票我交還給你，這損失只好由我擔任。』

老乾娘就將八十萬元支票還給周萍夫人。

周萍夫人拿着支票微笑道：『這樣你的損失也就太大了！』

老乾娘道：『這是怪我不小心……』

『我代表紫羅蘭夫人向你抱歉。』

『說不到！說不到！』

周萍夫人談了一會，也就告別回去。

大概過去半個鐘點，便接到祕密客一封信，上面寫着：

『老乾娘！這一次的事，真是危險得很呀！偶不小心！那就要套入了你們的羅網，我忘了，你們密室裏的電話，外人是會知道的，我冒充紫羅蘭夫人家的傭人打電話給你，這是我的失策，爲了要補救這缺點，所以請周萍夫人到你們地方接洽，哈！真有趣，你們爲了』

電話疑問，而將周萍夫人加以盤詰，也算周萍夫人倒霉，被你們開了一次玩笑。

老實說：我本來的計劃，是主張化裝周萍夫人到你們地方接洽一切，就因為想到電話問題，結果讓真的周萍夫人來做了一次傀儡。

哈！今天很順利，我化裝周萍夫人到你地方，與你當面談話，你沒有識破，珠鍊是被我騙到了手，哈！這串珠鍊是第二次到我手裏，我也知道，你一定是很不甘心，老乾娘，我不會怕你的，你有本領施展出來，我很要看看你那幼稚的手段。

你應該注意，無論做一件什麼事，在事前要再思再想，考慮周密，那才不會失敗，至於此一番你們失敗，那就是沒有慎重考慮的緣故，老乾娘！別忘了我的忠告，哈！再會！

祕密客一月二日下午

老乾娘看完這封信，長歎道：「唉！祕密客的智慧腦力，的確是在我之上，我真佩服他，與他較量，真不能大意一步，這信上雖然是諷刺我，可是話是說得很對，以後真要好好運用腦汁，與他決一個雌雄……」

樊倫波推門進來，向老乾娘笑道：

「哈！老乾……乾……娘！紫羅蘭夫人不……是已經……派……人來了嗎？事情……是定當了嗎？」

老乾娘失望地說：「樊先生！你的運氣真不好。」

樊倫波驚訝道：「是……怎麼……回事？」

「你所應得的八萬元，現在已經被秘密客打消啦！」

「呀！他……他又來，破……壞我們……嗎？」

「你看這封信吧！」

樊倫波由老乾娘手裏接過信，看得咬牙切齒，緊握雙拳，恨恨地頓足道：

「可……惡！可惡！你這……魔鬼！你又……讓我損……失了我……我恨不……

……得，咬……咬你的肉，咬我……早已說……說過，小……心秘密客……」

這時，三先生，馮島，謝秀英，都到密室裏來。

老乾娘把這事經過憤怒地說了一番。

三先生道：『我早已說過，密室裏的電話是沒有外人知道的，這突然其來的電話，終就是可疑的。』

樊倫波道：『祕……密客他……打電話來……後……來他……他知道這……這是
不對的。』

老乾娘道：『這就是我們不及他的地方，就根據這一點，他能知己知彼，所以才能百戰百勝。我們明於知人，然而還不能知己，這就是失敗的原因。』

秀英說道：『老乾娘！對於這串珠鍊，我們就這樣地失敗在祕密客手裏嗎？』

老乾娘道：『當然也不是這樣簡單，你們看着吧！以後地花樣有的是……』

大家坐下；關於再得珠鍊事，祕密地討論着。

正月七日，是在中午，王伯鳴已與太太小姐回上海了！

總長夫人蔣上珠到王公館，會見王伯鳴夫婦，在會客室裏。

蕭上珠說：『我今天來報告一個消息……』

王太太笑道：『是什麼消息？』

『你們是出門去的，所以不知道，最近外面有人謠傳，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說是府上一串珍珠項鍊，已經被秘密客偷去了，這話我有些不信，幾次地打電話到府上，據府上傭人說，你們到蘇州去玩還沒有回家。』

琳琳小姐驚訝道：『秘密客偷珠鍊嗎？』

伯鳴搖頭道：『我想不會的，憑我那只保險箱，秘密客就沒有辦法。』

上珠夫人點頭道：『我也是這樣想，上一次承蒙王先生還將那機關開給我，看這樣嚴密的保藏處，那有那樣好本領能偷去？』

琳琳小姐道：『再說，秘密客他決不是這樣的人，如果說，他是貪圖這串珠鍊，上一次他得了就不會來還我，既來還了我，那又何必多此一舉，把珠鍊偷去呢？這一定是外間遺謠的人，專喜歡興風作浪，決不會有這樣的事。』

上珠道：『希望這是造謠吧！』

王太太道：『這樣，請總長夫人到翠竹軒坐坐，將那保險箱開開來一看，就知道那珠鍊是否被人偷去。』

上珠點頭道：『這話就很不錯了！』

琳琳不服似的說：『我可以拿人格擔保，祕密客決不會做這種下流的事。』

伯鳴道：『現在我們也不必爭論，耳聞是虛，眼見是實。』

大家談談說說已到了翠竹軒書室裏。

王太太殷勤地招待上珠夫人坐定，傭人獻過茶。

王伯鳴開動機關，由保險箱裏取出美麗錦盒。

琳琳小姐見錦盒拍手笑道：『哈！我說的吧！祕密客決不會做這種下流的事，現在不是證實了嗎？』

伯鳴由錦盒裏取出珠鍊細看道：『不錯！這是我的珠鍊，哈！沒有被人偷去，是好好地保

藏在我這保險箱裏。」

上珠夫人這就呆得不知說什麼才好，心裏想到，「這可太奇怪了，鐵膽團明明將珠鍊竊去，後來被祕密客智取得去，怎麼現在仍就好好地存在保險箱裏，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王太太向上珠夫人笑道：「總長夫人外面的謠言是不可聽的。」

上珠點頭敷衍道：「真的能夠不遺失，這是最僥倖的了！」

王伯鳴再向保險箱裏一看，看見一封信，急忙取出來拆開一看，上面寫的是：

「伯鳴先生！你這串珠鍊已經受過極大的風險，經過的情形，我可以大略告訴你：

你的情人紫羅蘭夫人，現已由英國來到上海，住在博物院路十八號，至於紫羅蘭夫人此次到上海，就是因為有特種關係，要收回贈給你的珠鍊，她不好意思向你直接索回，所以委託鐵膽團辦理，她情願以八十萬元收回這串珠鍊，元旦那天，你們到蘇州去了！鐵膽團就派人將珠鍊竊去，當時鐵膽團裏女首領老乾娘，以電話通知紫羅蘭夫人，這事被我知道，我就約了幾個朋友，在路上攔阻紫羅蘭夫人，爲了要成全我們的計劃，空打腳

踢地把紫羅蘭夫人就打傷了，等到紫羅蘭夫人到醫院後，我就打電話到鐵膽團報告，紫羅蘭夫人受傷，派周萍夫人做代表，我的意思，化裝周萍夫人去騙取珠鍊，後來我想到，鐵膽團密室裏電話，是外人不會知道的，老乾娘是何等厲害，還有個想不到嗎？

於是；我又改變了方針，打電話叫周萍夫人去做代表，這就鬧出很有趣的笑話，周萍夫人受到極大的侮辱。

第二天，我化裝周萍夫人去，老乾娘居然受了我的欺騙，珠鍊終於給我騙到了手，這不是很高興地事嗎？

我很希望；王先生！你還是將這串珠鍊送還給你的情人，因為這東西留在你家裏是很危險的。

好了！我也沒有工夫往下寫了，再會！

「祕密客」

王伯鳴看完了便交給琳琳看，這可讓琳琳小姐看得滿意極啦！

總長夫人蔣上珠，站在琳琳小姐旁邊看了一個明白。

伯鳴對琳琳笑道：「姑娘！我現在要同你商量。」

琳琳笑道：「爸爸你說吧！商量什麼？」

「這信上不是很明白嗎？秘密客勸我把這串珠鍊送還給紫羅蘭夫人，這辦法我很同意，不過現在珠鍊我已送給你，當然要徵求你的同意，如果你肯依照秘密客的話，情願割愛，將珠鍊還給紫羅蘭夫人，這就使我很高興的事。」

「爸爸！秘密客的話說得很對，這還有個不願意嗎？」

「好！我馬上將珠鍊送還給紫羅蘭夫人。」

「爸爸！我願意同你一塊兒去。」

「也好！」伯鳴將錦盒往袋裏一藏，仍就關上保險箱。

琳琳向上珠夫人笑道：「總長夫人！你請坐坐，我要去洗洗臉。」

上珠夫人笑道：「我也走了！」說着便向衆人告別。

琳琳小姐打扮整齊，便與父親伯鳴同到博物院路十八號，去會紫羅蘭夫人。

溪巧這天紫羅蘭夫人沒有出去，便在會客室裏大家見面了！

王伯鳴與紫羅蘭夫人是用英語談話，所以王琳琳小姐是不大懂得，她便在一張沙發椅上坐着翻閱書報。

伯鳴道：『夫人！我今天才知道你到上海，所以特地來拜訪。』

紫羅蘭夫人微笑道：『不敢當！』

『你送給我的珠鍊，現在我已知道你要收回，』把錦盒由袋裏取出，笑道：『這是你的愛物，現在奉還。』

『唔……』紅着臉，感激似地說：『真感謝你的美意。』

『這也不算什麼……』

『我有一個要求，請你答應我。』

『你說罷！是什麼要求？』

『你將珠鍊還給我，我給你八十萬元……』

「夫人！你收回珠鍊，我知道；你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用不着你說，我當然是原諒的，至於說，你給我八十萬元，作爲收回珠鍊的代價，這……哈！我們的交情太生疏了！」

「如果無條件的收回這串珠鍊，那我太說不過去哪！」

「我們決不在這上面計較。」

「唉！我真不應該向你要求這串珠鍊……」

「我已經說過，這是你有不得已的苦衷。」

「要這樣，我的心總覺得太不安吶！」

「這也無所謂，我在英國的時候，真得到你不少的幫助，我們過去的濃情，永遠是保存着。」

「你現在還是愛我嗎？」

「我回到中國之後，可以說；一時也忘不了你。」

「呵！這是你給我的安慰。」

『今天我們再能見面，這真是萬想不到的事。』

『是的！』紫羅蘭夫人在手指上卸下一枚紅鑽石的戒子，贈與琳琳小姐，微笑道：『這是表我一點兒心意，送與今愛留個紀念。』

琳琳小姐搖手道：『我決計不能接受。』

紫羅蘭夫人道：『要是令愛不肯接受，那使我太不好意思了！』

伯鳴道：『姑娘！夫人既這樣客氣，你就收下吧！』

琳琳接過鑽石，說了一聲謝謝，臉便紅了起了。

這一次，他們足足談了有二小時，久別重逢的情侶，這蓄藏已久地濃情，在這時就一瀉而盡。

最傷感的，就是臨別的時候，戀戀不捨，要不是琳琳小姐在旁邊，他們真要抱頭大哭了！

王伯鳴與琳琳小姐在汽車裏。

伯鳴笑道：『好了！送去了禍根，以後我們用不着受鐵膽團的纏擾。』

琳琳點頭道：『爸爸！現在你總該明白了？祕密客到底是壞人還是好人？』

『哈！真是不容易多得的好人才，唉！可惜這樣有本領的人，不做一番光明的事，也實在太可惜吶！』

『我總覺得祕密客太偉大啦！』

王伯鳴的汽車，開到古林路轉角，突然被前面開過來的汽車一撞，王伯鳴汽車夫急忙將車子煞住，在這時，由道旁躍出三四個黑衣人，手上都有手槍，不問情由，將王琳琳小姐由汽車裏拖了出來，以靈敏的手段，將琳琳裝上那撞過來的汽車裏，如飛地，那車子便開得不知去向。

王伯鳴知道，這是遇到綁匪了！

伯鳴心裏奇怪：『唉！這綁匪不綁我本人，而將琳琳綁去，太奇怪了！』

伯鳴叫車夫快將車子開到警署，把這事告知警長，這事關係很大，翁格林當即派人四出追捕。

三十七 王琳琳被鐵膽團綁去關在逍遙室裏

▲設巧計雙雙飛出牢籠

▲王公簡肅滴不良份子

王琳琳小姐是被鐵膽團會員綁去的，現在已到了俱樂部密室裏。

老乾娘很得意地說：『好極了！王小姐已經被我們請來了，快把王小姐眼罩拿開。』

馮島應道：『是！』解去王小姐掩目扎口的手帕。

琳琳小姐定了一定神，向四面凝視了一會。

老乾娘笑道：『王小姐對不起，恕我們冒昧。』

琳琳忿道：『你們把我綁來做什麼？』

『不是請你來。』

『嘿！你們這算是請嗎？』

『請坐！請坐！』

「這裏是什麼地方？」

「你不要問，將來你自然會知道。」

「是不是你們把我綁來，要我家裏拿錢來贖嗎？」

「不！王小姐！你不要誤會，我們決不是爲金錢。」

「那末！你們是什麼目的？」

「坐下來，王小姐！我老實對你說。」

「你說吧！」

「我們把你請來，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引誘秘密客到此地來，因爲秘密客是你的忠

僕。

「你們和秘密客有什麼過不去？」

「秘密客是我們的大敵人。」

「呢！那末！這與我有什麼關係？」

「王小姐你是聰明人，這還有個不明白嗎？你被我們請得來，祕密客就是失去保護之責，一定的；你的忠僕一定要盡他應盡的責任，如果他來救你，我們就可以趁機抓他啦！」

「你不要瞞我，說老實話，你們到底是什麼組織？」

「哈！讓我來同你說了吧！」

「請你痛快些罷！」

「我們這兒，就是爲害社會的鐵膽團。」

「呀！你們就是鐵膽團嗎？」琳琳大爲吃驚。

在這時，有電話來了，老乾娘拿起聽筒便問道：

「喂！你是誰什麼？你就是祕密客嗎？喂！你……：你不要開口傷人，好好！看你的顏色

吧！」老乾娘將電話掛斷，對電話罵道：「你這可惡的東西，實在太狡猾了，我真不信你有多大本領。」

三先生說：「老乾娘！是祕密客打來的電話嗎？」

老乾娘點頭道：『是的！他居然有膽敢罵我……』

『罵你？』

『他說我太卑鄙，說是劫一個柔弱女子，作爲引誘他的計劃，這是太下等，他還說；他要到此地救王小姐。』

琳琳大喜道：『祕密客真偉大。』

老乾娘向馮島說道：『馮先生！你招待王小姐到逍遙室去。』

『是！』馮島與謝秀英將琳琳小姐挾到逍遙室去。

既稱爲逍遙室，那一定是富麗堂皇，十分可愛的所在，誰知道是一間小得和鴿籠似的，在四層樓上。

房間裏，只有一張床，一張椅子，一張小圓桌，別的是沒有什麼，最有趣的，那一扇小窗，只有碗口那麼大，到了這屋子裏，別說爬窗逃走，就是頭也別想鑽出窗口。

琳琳到了逍遙室裏，想想真笑起來了，原來這樣一個逍遙室，哈！真是太逍遙了！

瑪烏與秀英將琳琳送進逍遙室，他們立即出去，門也沒有帶上，這可有些作怪，不關門，難道不怕琳琳逃走嗎？自然，琳琳認爲這是逃走的機會，疾步出逍遙室，四面看看，並沒有防守之人，走到樓梯旁邊，往樓下看，原來扶梯已經拆斷，呵！這就難怪他們不監守了！

琳琳小姐回進逍遙室裏，坐在床上默想道：真奇怪，我被鐵膽團綁來不多一會兒，怎麼祕密客已經知道而打電話來警告，呵！他真偉大，消息也真靈通，他說來救我，呃！這是多冒險的事啊！匪徒已經有了準備，他到此地來救我，豈不是要遭着危險嗎？

琳琳小姐關於自己方面，到並不擔憂，而對於祕密客確實爲之擔憂。

琳琳小姐吃過夜飯，很無聊地躺在床上便睡着，因爲受了極大的恐怖，所以糊裏糊塗地做了不少的惡夢。

東方剛發白的時候，沉寂的空氣裏，突然起了很響亮地嗚嗚叫聲，這是喚醒夢中人。

工廠裏的汽笛，特別地具有最大魔力，被這嗚嗚的叫聲，驚破好夢的人，總有數十萬人，都是工廠裏的工人，他們爲了要活命，所以要工作，汽笛嗚嗚地叫聲，這是催他們（唱）起

「來起來！不願做懶惰的人們，把我們的血汗，換到我們活命的金錢，吃飯，睡覺，到了最困苦的時候，每個人們拿出精神，最後地號聲，起來起來！」

王琳琳小姐也被那工廠汽笛驚醒，摩擦睡眠，看到那碗口大的窗穴，已經透進了白光，屋子裏燈光不再看見了！

琳琳小姐坐起來，心裏很是恐怖，不知道秘密客有否來過，很擔憂地怕他遭着危險。

因為口渴得很，她就在壁上按了一按電鈴，不多一會兒，進來一個女會員，向琳琳笑道：

「王小姐你好早呀！」

琳琳笑道：「對不起！你能弄一點兒熱茶我喝嗎？」

「可以！請你等一等，我來去預備。」

「多謝多謝！」

「沒有關係……王小姐如果你要方便，隔壁有的是廁所……」女會員說着便下樓去了！

琳琳小姐這時是需要解手，走出道遙室，到隔壁廁所裏，這可讓她嚇得跳起來，因為廁所裏有一個蒙面人蹲坐在便桶上面。

蒙面人站起道：「王小姐你不要怕，我是來救你的秘密客。」

琳琳小姐大喜道：「哈！你就是秘密客先生嗎？」

「是的！」

「呃！哈！你怎麼上來的？」

「女會員上樓，我是跟上來的。」

「秘密客先生，你來到此地，怎麼能出去呢？」

「王小姐！你不必爲我擔憂，我自自辦法。」

「唔！我真感謝你，幾次地你救了我，我爲你，真瘋狂了，這兒沒有別人，你讓我見見你的真面目吧！」

「不！王小姐！你應該原諒我，我全靠秘密，進行一切工作，沒有到相當時期，我不願讓人

見到我真面目，走罷！我陪你到逍遙室去。」

『好罷！』王小姐與祕密客到了逍遙室裏。

祕密客道：『王小姐！你撒一撒電鈴。』

琳琳大驚道：『啊！這……』

『你不要怕，我自有道理……』

『一撒電鈴，這不是明明叫匪人來使我們發生危險嗎？』

『王小姐！你要明白，如果我們要離開此地，那只有請他們來見我。』

在這時已聽到樓梯上脚步声，祕密客說了一句『我去去就來！』祕密客急忙地使出了逍遙室。

琳琳小姐膽小不敢出去，見祕密客這奮勇地精神，實在令人欽佩，可是，不明白他這是去做什麼。

大概五分鐘之後，女會員手裏拿着熱水瓶，進來笑道：『王小姐！請用茶吧！』

琳琳小姐笑道：「好！」

女會員將熱水瓶放妥，忍不住地哈哈大笑起來。

笑得琳琳有些莫明其妙……

女會員發出男子聲音說：「王小姐！你看不出嗎？」

琳琳驚問道：「你……？」

「我就是祕密客！」

「啊！」

「那個女會員已經被我拖到廁所裏，將她悶倒了，我身上這衣服就同她借的。」

「唔！」琳琳小姐更佩服祕密客的偉大了！

樓梯上又起了脚步声，這大概就是剛才揀電鈴叫來的人，果然不謬，一個女會員手裏托盤，托盤裏有的是點心。

祕密客急忙躲藏在門背後，女會員沒有注意到，直等到女會員放好托盤，他便跳出來

用濕布向女會員嘴上一撒，女會員立時暈倒。他很敏捷地將女會員身上衣裳脫下，讓琳琳小姐穿上，這是什麼一回事？王小姐無論如何是不會弄明白。

祕密客的化裝本領真高妙，一會兒工夫，將王琳琳就化裝成了一個女會員。

琳琳驚問道：『這……這是……』

祕密客笑道：『王小姐你不要怕，你膽大的跟我下樓，一定可以讓你離開這虎口，囉！熱水瓶你拿着，我們走……』

祕密客手裏拿着托盤，琳琳小姐拿着熱水瓶跟在祕密客後面下樓。

由四樓到三樓，由三樓到二樓，總算幸運，這一路上並沒有遇見匪徒，祕密客是自然得好像沒有這回事，可是琳琳小姐心跳得要命。到了最下一層，遇到好幾個會員，祕密客向他們點頭微笑，這可要使得琳琳小姐感覺到祕密客真偉大。

最危險的地方已走過了，現在到了後門，祕密客見四面無人，他便拿出百靈鑰匙，開了後門，走出後門，便是一個小弄，穿過小弄就到街道上。

琳琳欣喜道：『秘密客先生這是已經出了險嗎？』

秘密客點頭道：『不錯！你把熱水瓶扔了吧！』

『是！』琳琳小姐將手裏熱水瓶往牆邊一扔，

秘密客也將托盤扔了！

叫了一部洋車，琳琳小姐便坐上去。

秘密客道：『王小姐！你回去罷！』

琳琳感激似的說：『先生！你今天晚上能到我家裏來嗎？』

『今天怕不行，明天吧！』

『好！那末！我明天恭候你。』

『你到了家，切不可再出來，防着人家暗算。』

『是！』

車夫放開大步，將王小姐便拉走了！

二個被悶倒的女會員，醒轉來一看王小姐已逃走了，這可急得她們什麼似的。

當天的晚上，老乾娘到密室裏，二個女會員無法，只得將經過情形說了一番。

老乾娘聽了這不幸的報告，直氣得跳脚大罵，將二個女會員痛責了一頓。

三先生忿恨道：「真可惡！」

老乾娘拍案道：「這真是我們丟臉的事，琳琳小姐被秘密客救去，這是比任何失敗還要大。」

「也實在佩服，秘密客的本領我們實在不如。」

「這以後我更被秘密客看不起吶！」

「老乾娘！我們還有辦法，無論如何，琳琳是逃不出我們手掌之中。」

「有什麼好辦法？」

「琳琳家的傭人，不都是我們的會員嗎？」

「是啊！」

「這還不容易對付嗎？」

「唉！我這時心也亂了，你說吧！」

「我們派一個會員，送一些安神藥水到王家去，叫林媽有機會放在稀飯裏，讓她吃了失去知覺，在深夜的時候，我們用汽車把她裝來，這不是神不知鬼不覺的事嗎？」

「噫！這也是好法子，現在打一個電話，先讓趙立夫知道，叫他在一刻鐘之內，在後門等着，這兒我派馮島先生送安神藥水去。」

「好！我來打電話……」王先生急忙地打了一個電話。

馮島帶了安神藥水，到福開路，在王公館後門，便將安神藥水交與趙立夫，由趙立夫拿進去交與張月鳳，由張月鳳暗地裏使交與林媽。

林媽膽小，很吃驚地說：「這……這不是兒戲的，如果小姐吃了這安神藥水，醒不過來，那可怎麼得？」

月鳳笑道：「林媽！你放心，這是不會的，因為這藥水是我們自己定做的，就是多吃一點

也沒有關係。」

「能這樣就好了！」

那時，是在十點鐘的光景，琳琳小姐在房裏還沒有睡。

林媽笑進來道：「小姐！你可以睡了！」

琳琳道：「還早呢！」

「你肚子餓嗎？小姐！我去弄些稀飯來好嗎？」

「不！我不覺得肚子餓。」

「少吃一些，要不然睡到半夜，要肚餓的。」

「既這樣說，好罷！弄一小碗也行。」

「是！」林媽很高興地去預備。

忽然浴室裏走出一個蒙面人。

琳琳驚訝道：「咳！祕密客先生！你說今天沒有空來？」

「秘密客道：『這是要緊的事，我不得不來一次。』」

「哈先生是什麼事？」

「對不起！這時我不便向你說明，你……王小姐，你看信吧！」秘密客留下一封信急忙地仍由浴室而走了！

琳琳小姐知道必有要事，急忙地把信拆開，上面寫的是：

「王小姐！我是來告訴你一個要緊消息，在你公館裏，有六個人，是鐵膽團裏的會員，所以你的地位是很危險，我將名單列下：

女傭人張愛寶，就是鐵膽團女會員張月鳳，汽車夫阿榮，就是鐵膽團裏會員吳小榮，看門朱成德，就是鐵膽團裏會員朱傑，看花園的汪大達，就是鐵膽團裏汪達康，男傭人錢冷，就是鐵膽團裏會員錢西瑩，男傭人趙均，就是鐵膽團裏趙立夫。

王小姐就是你心腹的林媽，她現在也變了，這是受了鐵膽團的運動，所以他只知道錢，不知道義，你得小心。

今天晚上，林媽要是送東西你吃，你切不可吃，因為她受鐵膽團的密令，用安神藥水，讓你要失去知覺，不注意，就要中他們的奸計。

至於你家裏，六個鐵膽團的會員，最好，立刻加以驅逐，我來報告這消息，你要嚴守秘密，千萬不要讓他們知道，因為別種關係，到並不是見他們怕。

王小姐！以後你出去，要格外留意，因為鐵膽團很注意你，隨時隨地佈下了羅網，等着你，小心投到他們羅網裏去。

我一定，仍就盡我的能力，暗地裏保護你，我們再會吧！祝你康健。

你所崇拜的祕密客上」

琳琳小姐看完了這信，心裏着實有些吃驚，見林媽拿進稀飯，熱氣沸騰地，更是吃驚，彷彿這碗粥吃下去是不能活一樣。

林媽道：「小姐！趁熱吃吧！」

琳琳道：「林媽！你去請老爺來。」

「呢！小姐老爺已經吃過稀飯了！」

「你去請他來，我有話對他說……」

「是！」林媽去請王伯鳴。

不多一會兒，王伯鳴先生已走進琳琳閨房裏。

伯鳴笑道：「姑娘！你有什麼話對我說？」

琳琳對林媽道：「林媽！你出去，我要同老爺說幾句要緊話。」

「是！」林媽只好退出，但心裏很詫異，小姐這突如其來的神氣，不知爲了什麼，粥裏的安神藥水，除非她是仙人才能知道。

琳琳急忙將房門關上，這情形王伯鳴也看得不懂了，便問道：

「姑娘！是什麼事？」

「爸爸！你先看這封信吧！」

王伯鳴將祕密客來信，細細看了一會大怒道：

『該死！該死！叫警察，把這六個混帳東西送到警署裏去重辦！』

琳琳道：『爸爸！我想這種無賴小人，將他們驅逐出去，已經是很夠了，不必把這事傳揚出去，免得讓人家多一種談話的資料。而且這冤仇越結越深，仇結得越深，這報復心也就越發厲害。』

『噫！這話也有道理……』看桌上熱粥：『好險呀！要是祕密客遲到一小時，這可要中了他們奸計。』

琳琳咳嗽道：『唉！林媽……會變得這樣，真是萬想不到的。』

伯鳴道：『阿榮，朱戒德，汪大達，這三個人都是總長夫人介紹的，想不到都是壞東西。』

『爸爸！痛快些，請他們走吧！』

『不錯！』伯鳴開了房門，把王媽叫進來，指桌上稀飯道：

『林媽！你自己說吧！我們是什麼地方待虧了你？你爲什麼要害小姐？』

林媽聽了這兩句話，猶如雷天的霹靂，頓時面如土色，全身顫抖，囁嚅着道：

「老……老爺我沒有害……」

伯鳴怒道：「你還要抵賴？」

「我……我是很忠心地做事。」

「如果你沒有壞心，這碗稀飯你吃下去。」

「這……」

「嘿！事情我都知道，你要想抵賴，這是加重你的罪名。」

琳琳小姐對林媽道：「你這樣大的年紀，我是由你領大的，你就該很忠心的對待我們，如果我們待虧你，這到也不去說它，我們委實對待你不錯，憑良心你是不該得了匪人的好處，來害我，林媽！這是你犯得着做的事嗎？」

林媽良心發現，哀求道：「老爺小姐！你們原諒了我這次吧！這是我氣糊塗了心，我……讓，我懺悔了吧！」

伯鳴拿出十元鈔票，交給林媽道：「這十塊錢你拿去，你這種行爲，我本當將你送官廳

辦罪。因爲你在此多年，從前不錯，現在受人之愚，算了！我也不來爲難你，你另外去做人吧！聽見嗎？十分鐘之內離開此地。」

林媽拭淚說了一聲：「謝謝老爺，」很傷心地出去了！

王伯鳴急忙到自己的房裏取了手槍，把張愛寶錢冷，趙均，吳阿榮，汪大達，朱成德等都驅逐出去。從此王公館可以安靜因爲不良份子都已肅清。

這六個被開除的傢伙，無路可去，只好同到大生路十九號，到鐵膽團裏找生活。

老乾娘見到他們六個人同來，知道事情不妙了！

張月鳳道：「老乾娘！我們都被開除了！」

老乾娘道：「一定爲這件事，讓王伯鳴知道啦！」

「我以爲這一定是林媽不小心。」

「何以見得？」

「因爲我交給她安神藥水的時候，她很不願意而且還說：醒不過來，怎麼得了！」

趙立夫道：『月鳳！你不要錯怪好人，這決不是林媽說出來的，我在樓梯旁邊遇到林媽，她很高興地對我說，小姐就要吃粥，我說好極了！』

老乾娘道：『這事我已明白了！破壞我們的，除了秘密客是沒有別人，真厲害，他是再接再厲，盡他忠僕的職務，諸位！你們不要失望，我們也是再接再厲與他決一最後的勝負！』

三先生道：『老乾娘！你怎樣打算？』

『想辦法將琳琳再綁來。』

樊倫波拍手道：『哈！好……好極了！』

『老實說，要我們屈服在秘密客手下，除非我們是滅亡……』

馮島鼓掌道：『對！對！我們擁護老乾娘，向秘密客決鬥呀！』

秀英亦高興道：『希望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大家都歡得似鵲躍。

老乾娘道：『你們請外面坐，讓我靜一靜。』

樊倫波道「走……走……走……我們走……走……」
大家都到會員室裏去作樂了！

三十八 老乾娘無計勝敵手

▲內部火併情人變成了仇人

▲馮島死得實在冤枉實在淒慘

老乾娘在一月九日；接到秘密客寫來的一封很嚴重的信，上面意思是：

『鐵膽團女首領翁王翠琳：

這一封信，請你特別注意。

王琳琳小姐，是一個很活潑可愛的小鳥，你存着壞心，要想把這天真的小鳥，囚入籠中以為是痛快，哈！我也知道，你不過是利用她，將我誇到你們範圍之內，要謀害我使你們高興，其實這是你們的夢想。

翠琳！這封信是我最後的忠告。

你的祕密，瞞得過別人是瞞不過我，鐵膽團裏的會員，他們只知道你是老乾娘，真名實姓，他們的確都不知道，就是滕文釗，陳屏風，衛道雲等，他們也只有知道你是翁王翠琳

夫人，是翁格林森狗外婦而已，至於說你到底是誰，我完全知道，如果我不客氣地宣佈出來，那你就沒有立足之地。

鎮守使龔英鐸三夫人謝秀英也在你地方，如果我去報告，龔大人現正切齒痛恨他的三夫人，這是一定的，他得了報告，恨不得是要派大隊人馬消滅你們的巢穴，哈！你們不要以為狡兔之窟，易於遷避，要知道你們無論搬到什麼地方，我都能調查出來，如果惹我生了火，在二個鐘點之內，我就可以消滅你們，這決不是恐嚇，事實是可以做到。

你們所作所爲，也實在沒有道德了！

現在簡直兒是無惡不做，爲害國家社會的事，層出不窮的產生出來，我決不能由着你們這樣橫行不法，至於說我幾次三番同你們反對，破壞你們的計劃，這也是叫你們趕快覺悟，痛改前非，那裏知道，你們這些醉生夢死的東西，死在眼前還不知道，實在可惡。

最後的忠告，你們再要想設計陷害王琳琳小姐，我立刻就宣佈你一切的祕密，那時候；你的一切都要完了！請你注意吧！

你的仇人祕密客一月九日

好像，這一封信真有魔力，看得老乾娘一點兒勇氣也沒有了！

不屈服是不行的，如果祕密客真的宣佈祕密，到不是玩話的，確一切都完啦！

老乾娘擦着了自來火，把這信燒了，省得留下痕跡。

信燒燬十分鐘之後。

三先生，馮島，樊倫波，張月鳳，謝秀英，錢西瑩，汪達康，朱傑，趙立夫，吳小榮，湊巧是十個會員到密室裏見老乾娘。

趙立夫道：『老乾娘！我們怎樣對付祕密客？』

老乾娘搖頭道：『現在我已改變了方法。』

三先生驚問道：『怎麼說？』

『我不願意與祕密客無意識的決鬪。』

『什麼？老乾娘！難道你願意屈服嗎？你怕祕密客嗎？』

『三先生！你應該知道，近來我們那一件不是失敗在祕密客手裏？這樣下去，總不是辦

法，每天的開支是那樣的，大收入是一點兒也沒有，在陽曆年終，我已結算過一次，損失是五十萬元以上，照這樣下去，我們俱樂部裏一些公積金，還不敷應用呢！

『那末！你預備怎樣？』

『我們另外想一種生財之道。』

『這就是你的好主意嗎？』

『要使會務發達，第一就是不受經濟壓迫，我現在願意屈服在秘密客手下，這就是我開一條新的出路。』

『好！隨你……』三先生怒氣沖沖地出了密室。

樊倫波見三先生不高興，也就急急地跟了出來。

在會員室裏，樊倫波拉三先生坐下吃酒，解解心裏地煩悶。

樊倫波笑道：『三……先生！……別煩悶，喝酒……』與三先生斟了一杯白蘭地酒。

三先生欣然道：『好極了！我很需要這白蘭地酒來壯壯我的膽量。』

「你……別煩……悶，剛……才那情形，你有什麼意見？」

「唉！真可惡！今天她會說出這種使人掃興的話，難道我們就這樣屈服嗎？不錯，秘密客是很有才幹的，他就是魔鬼，我們也該同他爭一最後的勝負。」

「對這……這是不錯，老……乾娘！膽子也……也太小了！」

「近來老乾娘所做的事情，真叫人不能滿意。」

「哈！」樊倫波大笑起來。

「你爲什麼忽然笑起來？」

「今……天，老……乾娘；居……然……在我們面前，哭……起窮來了！」

「這簡直混蛋，在她手下已積蓄了三千幾百萬，這三千幾百萬，完全是我們會員拿性命去換來的，錢到了她的手裏，就算是她的，她從來沒有公開過一次賬目，今天她說損失五十萬元以上，這話誰還相信。」

「三……先生，不……不要……生氣，我……我們喝酒，耳……目太多了做……被別

人聽……見不……不得了了她……她有權力殺死我們……」樊倫波在說的時候，做出種種膽小可怕的動作。

三先生拍案大怒道：「她敢！她沒有權力可以殺我們……」

「三……先生！你……你忘了她……她是我們……首領……」

「首領屁的首領，誰承認她是我們首領！你看，不久我就要將她推翻。」

「啊！三……先生！這……這不是……兒戲的，要……要是被……被她聽見，這……這又是禍。」

「得啦！你的膽子也太小了！真不能做大事。」

「哈！三……先生！我……膽子……雖……小，但……我能……想出……想很……好法子。」

「是的！我也知道，你是不會殺人，但是你能想很好法子，你的腦筋，的確是不錯。」

「你贊成嗎？我們推翻老乾娘……」

「贊……成如……三先生……是決心，我……一定幫……助……」

「那好極了！我們第一步，就是要多聯絡同志，人多才能辦事。」

「對對……」

三先生與樊倫波在會員室裏計議得很是滿意。

老乾娘在密室裏也沒法對付三先生，特地把林大白召在面前，忿忿地說道：

「林先生！你想可惡不可惡？他居然在大庭廣衆的面前，反對我，侮辱我。」

林大白道：「老乾娘！三先生同你感情是很好。」

「現在已經不行了！」

「那末！你預備怎樣辦理？」

「沒有話說，他要反對我，我就要他的命。」

「這……呵！老乾娘！這手段未免太辣？」

「辣什麼！」

「三先生是有很大的功勞，決不能隨隨便便將他殺死。」

「哈！林先生！你的爲人，我素來是知道的，真厚道。」

「這也不見得。」

「三先生很不滿意你，你到反而幫他的忙。」

「什麼？他不滿意我？」

「他時常在我面前說你的不是。」

「不會吧？」

「你以爲我騙你嗎？林先生！這件事；我還沒有告訴你。」

「什麼事？」

「我保舉你做偵緝部部長的時候，他是最反對你的一個。」

「什麼？他反對我做偵緝部部長嗎？」

「他說你是一個沒有信用的，沒有人格的，不能擔任這重要的職務。」

「唔！他這樣說嗎？」

「還有許多難聽的話，他說得出口，我真說不出口。」

「他預備這職務讓誰做呢？」

「那當然他的心腹人馮島有希望了！」

「我看他對我很客氣的嗎？」

「客氣？哈！那就是他的手段。」

「這樣說起來，這個人太可惡了！」

「誰不知道他是一個陰險家，老實說，他在我面前說過好幾回，他要斷送你的性命。」

「啊！大怒拍案道：『他是這樣一個衣冠禽獸嗎？』」

「哈！你還贊成他好，那就太使人欽佩你的人格偉大了！」

「老乾娘！如果你要剷除這不良份子，我一定做你一個幫手。」

「真的嗎？」

『他要我的命，我總不能由着他將我處以死地。』

『不錯！我們要注意。』

『什麼？』

『他手下心腹人很多很多。』

『呵！不錯！這一定要想出一個萬全的辦法，不露痕跡地將他處以死地才好。』

『不錯！我當然想辦法，先消滅他的心腹會員。』

『馮島是他最心腹的人。』

『我就先斷送他的性命。』

『我以爲不妥當。』

『怎麼不妥當？』

『如果這樣做，對於我們鐵膽團，是要大受影響，我的意思，祇要單單剷除一個三先生，其他的心腹人，我們可以用籠絡手段，使他們都服從老乾娘的命令，你以爲對嗎？』

「『這話也是的，讓我再考慮考慮吧。』」

「老乾娘，還有什麼事嗎？沒有事我告退。」

「好！你去罷！」

「是！」林大白退出密室。

林大白走到樓梯旁邊，迎面遇到馮島。

馮島對大白正色道：「老林！你慢慢地走。」

大白問：「做什麼？」

「我要同你談幾句話。」

「好罷！有什麼話你說吧！」

「你知道嗎？」

「什麼事？」

「老乾娘與三先生發生意見事……」

「呢！這件事，我稍微知道一點……」

「我覺得；這是對於我們鐵膽團是很不利的，老林！最好我們能向雙方疏通，免除內鬪的發生，你以為對嗎？」

「不錯！我一定向老乾娘疏通，你吶！也向三先生疏通……」

「老林！你應該說老實話，剛才你在密室裏，跟老乾娘談了許多時候的話，是談些什麼？請你告訴我，可以嗎？」

「你叫我說什麼？老乾娘並沒有提起三先生的事。」

「那末！這許多時候你們談些什麼？」

「我們是商量對付祕密客的事。」

「嘿！這話叫人真不敢相信。」馮島冷笑不已。

「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林大白有了怒色。

「老林！你真不肯告訴我嗎？」

白。

「你叫我說什麼！」

「你還是老實說，是不是你和老乾娘商量好了！要害三先生嗎？」睜大了眼睛怒視大

「放屁！你簡直兒胡說。」大白忍無可忍而發怒了。

「什麼？」馮島大聲地問。

這時只聽得砰的一聲槍聲。

林大白喊了一聲「哎呀！」當即倒地，他的胸部已中了一槍。

馮島見這情形，大吃一驚，四面看看沒有人，咦！奇怪，這槍子兒是那兒飛來的呢？

許多會員聽到槍聲，都急忙趕來，三先生與樊倫波也先後趕到出事地點。

老乾娘拿了手槍，一看心腹人林大白被刺，這是多麼痛心的事，厲聲道：

「是那一個先看見林先生被刺的？」

馮島挺身上前承認道：「是我。」

「是你好！你說吧！是怎麼一回事！」

「在這兒我和林先生談幾句，不知怎麼的，會飛來一槍，將林先生打死。」

「你同林先生是說什麼話？」

「是……」臉紅起來，馮島真難啓齒。

「照這樣情形看起來，林大白一定是你打死的，嘿！你決不能抵賴……」老乾娘手槍

瞄對着馮島。

馮島大吃一驚，苦苦哀求道：「老乾娘！老乾娘！你……你要明白……」

「明白什麼？」很忿怒地。

「我決不是兇手。」

「誰敢相信？」

「我和林先生爭吵幾句有的，但是……我……的確是沒有開槍。」

「說什麼也不行，我總認爲你是兇手，殺人償命，你打死林大白，我就打死你。」

『老……老乾娘！』急得全身發顫，『老乾娘！你……你可以調查，我是沒有打死林大
白……』

『廢話，』圓睜怪眼，大聲道：『看棺！』

馮鳥雙手舉起，瘋狂似的，帶哭聲道：『啊！老……老……老乾娘！你……你不能打死我，
我……我沒有這樣大的罪名，我是一個很……很忠心於職務的，老……老乾娘！你原諒我
……你可憐我……無論怎樣，你總要看在我往日的成績，我是一個很忠心於老乾娘的……
』悲切地：『老乾娘！我……我從來沒有違背你老乾娘的命令。』

樊倫波向老乾娘哀求道：『老……老……老乾娘！你……』

老乾娘向樊倫波喝道：『你走開，少要說廢話……』向衆人道：『你們都退開，好讓我
執行馮鳥槍決……』

大家不敢求情，只得退在一邊，三先生幾次地要想同老乾娘決鬪，但恐力不勝任。

馮鳥這時就同判決死刑的罪犯，現在在刑場上執行，那是多麼苦痛的事，也顧不得一

切，向老乾娘面前一跪，苦求道：

『老乾娘！無論什麼事，總要叫人甘服，你就是要我死，也要讓我死得明白，這樣不問青紅皂白地將我打死，我做鬼也是不願意的事。』

老乾娘喝道：『一命抵一命，有什麼不明白？』

『老乾娘！我實在是冤枉的……』

『冤枉？！真憑實據在這兒，還說是冤枉。』

『唉……這……這事真是說不明白了！』

『得啦！也不必延長你的生命……好！』老乾娘手中槍嚮準着馮島。

馮島魂不附體地大哭道：『啊！老乾娘！老乾娘！救命呀！救命呀！我實在冤枉啊！』

『看槍！』只聽得很響亮地砰一聲。

『啊！我的天啦！』馮島哭倒在地。

老乾娘這一槍是打空了，因為她正在撥動槍機，被三先生奮勇上前，用手將老乾娘執

槍的手往上一碰，所以槍子兒由馮烏頭頂飛過。

三先生厲聲道：『老乾娘！你不要無故殺害好人。』

老乾娘惡狠狠地說：『嘿！你出來幫助你的心腹人嗎？』

『你休要說這種沒有道理的話。』

『我什麼地方沒有道理？』

『眼前的舉動，你就是沒有道理的。』

『這是我的法律，一命抵一命。』

『你能不能確定兇手是馮烏？』

『當然可以確定。』

『殺人是有兇器的，馮烏手裏沒有兇器，你怎麼可以一口咬定他是兇手呢？』

樊倫波高興似地說：『哈！對……對啊！』

老乾娘點頭道：『這……這也對！』

樊倫波真起勁，自作聰明地，在馮島身邊一番搜查，一枝七門槍便由馮島袋裏搜出來，因為他是膽小，手槍拿在手裏，大驚失色道：

「呀！我的媽……呀！嚇死我……啦！」

老乾娘由倫波手裏把槍接過來，很得意地說：

「哈！這不是手槍嗎？」隨手察視槍內，七門槍內祇有六顆子彈，槍管還有些發熱，硝磺的氣味，還沒有散完，這是無異的，剛殺過人的成績。

衆人都看得呆了！三先生的臉色慘白。

這真出於馮島意料之外，死灰色的臉上不住地淌流眼淚。

老乾娘很決斷地舉起槍，就是砰一下，馮島嚷了一個呀字，也就沒有聲音了！

老乾娘對衆會員道：「你們將馮島的屍首，送到小花園裏，埋葬了就算完了！」

衆會員答了一聲是，大家一齊動手，將馮島屍體抬出去葬了！

老乾娘氣憤憤地仍就回到密室裏。

這事弄得樊倫波真不好意思，馮鳥身邊的手槍不該要討好似的去搜出來。

三先生咳了一口氣，走到會員室裏，揀一間沒有人的空屋子坐着。

樊倫波低聲道：「這……這事我……我太對……不起人了！」

三先生失望似的說：「唉！想不到事。」

「我……我要是早……知道……馮……先生是……是行兇的人，那……那我也……不搜查他了！」

「唉！總而言之，這是他的魯莽。」

「怎……怎樣魯莽？」

「他要殺林大白，不應該在俱樂部裏動手。」

「嗯！這……這就不……錯……：吶！」

「倫波！這事很糟糕，有這件事發生，老乾娘是更注意我們了！」

「是……：的！」

『唉！他死了一個林大白，我死了一個馮鳥，這兩個都是咱們鐵膽團裏重要人才，現在都死於槍下，實在太可惜了！』

『唉！真……真可……惜！』

『今天這樣一來，我同老乾娘的感情更是破壞了！』

『這……這也是沒……有辦法。』

從此以後，鐵膽團裏不幸的事，陸續產生出來。

無論做什麼事，合作精神是很要緊的，尤其是團體組織，如果內部辦事人員意見不合，這團體結果總是解散完事。

小範圍來說，交朋友，大家要好，什麼事都容易對付，一有了意見，再好的事，也就看不順眼。

送禮……

送……秘密客……

因為這書是有益的

三十九 打倒首領老乾娘實行公開制度

▲贊成反對造成恐怖的血案

▲宣佈三先生真姓名被暗殺得太離奇

一月十三日，晚上十一點鐘的時候，鐵膽團俱樂部裏，舉行全體會員大會。

主席老乾娘發話道：『諸位！今天舉行的這全體大會，就是來解決我們鐵膽團切身的問題，大家都看到，最近；我們這鐵膽團是處在一個怎麼樣的局面？要是再不想辦法來自救，說不定最大的危險要降臨到我們頭上來了，諸位！我們應該抱定，永遠與鐵膽團共存亡，我擔任鐵膽團的首領，已經有了三年，我自己覺得，沒有什麼大的功勞，可是也沒有什麼大的過失，爲了祕密客的破壞，使我們內部起了紛爭的現象，這……這實在非常痛心的事，最近；我很明白，有許多不良份子，用一種陰謀的手段，要想推翻我，滿足他私人的慾望！實在可惡，如果我和他們較量起來，勢必至於要造成自相殘殺，我不願意有這樣悲劇的產生，今天我就是要請你們大家來決定一下，到底還是贊成我做首領，或者是反對？如果說是贊成

我做首領，那末請你們舉起手來，要是反對我，那末你們手就不必舉，好了！現在就請你們舉手吧！』

樊倫波站起提議道：『舉……手辦法，我……我覺得不好，頂……好是……投票……』
衆人鼓掌道：『不錯！我們還是投票，贊成就寫贊成，反對就寫反對。』

老乾娘道：『好就這樣決定，還是投票。』

樊倫波很欣喜地裁了許多同式大小的紙條，分給各會員，各人都用鉛筆或自來水筆寫起來。

謝秀英擔任唱票員。

五分鐘光景，各會員都已寫好，由樊倫波收齊交與謝秀英，重要會員楚湘生擔任寫票員。

謝秀英高聲唱起：『贊成！贊成！反對！贊成！反對！反對！贊成！贊成……』唱到贊成三十六票，反對三十七票的時候，秀英驚訝道：『這可奇怪了！這一票居然具名秘密客。』

樊倫波大驚道：『呀！有……有這樣的……事嗎？』

秀英道：『上面寫得很明白，贊成三先生，反對老乾娘！』

『這……這是什麼人……搗亂，這……這一定是冒充……密客寫的……的，謝……女士這……一張是廢票，請……再往下唱……』

謝秀英仍就繼續唱票，結果贊成是十四票，反對也是六十四票，這可太湊巧了，是一個平均數，要不是一張廢票，不是可以表決了嗎？

三先生與老乾娘，這時都很驚奇，具名祕密客，這到底是誰開這樣大的玩笑。

樊倫波道：『唉！真……真可惡，爲了……張廢紙，弄……得不能付……表決，真是一個……狡猾的東西……我們查出這……搗亂的傢伙……好……好地懲……懲他……』

趙立夫站起道：『不！我以為寫祕密客的這一票，是不能作爲廢票的，因爲很明白地寫着贊成三先生，反對老乾娘，當然囉！這一票是有效的。』

是寫反對老乾娘的都鼓起掌來了！

汪達康站起道：『諸位！具名祕密客的這一票是不能成立的，要知道；這一票的目的，完全是離開三先生與老乾娘的感情，如果這一票是認爲是有效的，這不是明明我們承認三先生與老乾娘是有意見的嗎？』

是寫贊成老乾娘的都鼓起掌來了！

趙立夫大怒道：『我說是有效的。』

汪達康亦大怒道：『我說是無效的。』

『有效……』

『無效……』

『有效……』

『無效……』

兩個人爭得真要打將起來，在這時，會員室裏電燈完全熄滅，眼前立現一片漆黑，倍覺

也就砰砰的響了起來。

各會員立時起了極大的恐怖，槍聲，嘈雜聲，哎呀聲，都混合在一起。

電燈復明，擁護三先生的趙立夫已經被槍打死在地上，血流了一地，死得實在淒慘。

三先生對老乾娘道：『老乾娘！你不希望看見的悲劇，現在又產生了！』

老乾娘坦然道：『這都是無意思的爭鬪。』

『請你公平的判斷吧！』

『我不知道兇手是誰？』

『我要根據你實行的規定了！』

『什麼呵！那是不對的……』

三先生不等老乾娘答覆，舉起手槍對汪達康就是一槍，砰的一聲，汪達康應聲而倒。

老乾娘認爲這是很失敗的，憤憤地出會員室。

三先生冷笑道：『一命抵一命，這是你先有的規定，我打死汪達康，這不能算我做錯……』

……哈！太有意思了！說着，也走了！

衆會員都相顧失色，嚇得一個個目瞪口呆，連氣也不敢一透。

樊倫波撇肩道：『呵！不……不幸的事，今……今天，又……又發現了！』

楚湘生道：『得啦！我們來工作吧！』

朱傑道：『不錯！這二個死人躺在地上也不是一件事。』

『哈！唐老老又多了兩個朋友了！』

『不錯！唐老老墳墓旁邊，左有馮島，右有林大白，現在又多了汪達康，趙立夫，哈！這倒是

小登科吶！』

樊倫波道：『你……你們還……還要說……笑話。』

楚湘生道：『來來！我們工作罷！』

人多好辦事，七手八腳，不多一會兒工夫，二個屍首總算入土爲安。

樊倫波到了會員室裏，向大衆發話道：『我……我的意……見，趙……先生與汪……』

先生都……都……死得很……很冤枉，在電燈熄……滅的時……候一定有……另一個……人，開槍打……打死趙……立夫，而……且……還……有開槍兇手，幫着鬧……電燈……」

楚湘生點頭道：『這一定是的。』

錢西螢道：『樊先生的猜想是不錯的。』

張月鳳嘆氣道：『今天這樣一來，三先生與老乾娘的感情，更破裂了！』

樊倫波道：『是……是……是啊！……事怎麼辦呢？』

楚湘生道：『諸位這一個問題，一時當然不能解決，其實，祇要消滅成見，無所謂贊成，也無所謂反對，我們大家都是俱樂部裏的會員，這俱樂部是我們大眾的，為大眾着想，就不應該有私人意見產生出來，老實說，是我們大眾的俱樂部，決不能讓一兩個人去包辦。』

『哈！……是的，諸……位！我們來……來解決切……切身問……題吧！』

『樊先生！你能想出什麼好主意嗎？』

『惟一的……出路，就……就是打倒……首領制……制度，實……實行委員制，一……一切公……開辦……理，不……不能以……個人，以……專制，而……壓迫我……們大衆，我們……一致起來，打……打倒壓迫我們的……首領……』

楚湘生高聲道：『打倒首領制度，實行委員制呀！財政一切公開呀！』

衆會員都同聲喊道：『打倒壓迫我們的首領！』

老乾娘在密室裏聽得明白，氣得渾身都發起抖來，咬牙切齒的走出來，往樣子上一站，高聲道：

『諸位！我很願意服從你們的主張，打倒首領制度，我第一個贊成，』得意似的拍着手：『至於說是我經手的賬目，我一定公佈出來，你們組織就是了，實行委員制度這是很對的，你們要是將委員舉出之後，關於鐵膽團名下的財產，會員的公積金，我都交出來歸你們管理，哈！這樣一來，我到可以少煩心了！』

全體鼓起掌來。

老乾娘道：「最後我懇求諸位，選舉委員的時候，我的名字不必寫，就是當選我也是不幹的，以後我就是會員中的一份子罷了！」老乾娘說完便走了！

這就大家起了一番鼓噪，選舉哪！公議哪！公舉出……楚湘生，謝秀英，樊倫波等，爲改組委員，組織改組委員會，進行鐵膽團內部一切改組問題。

老乾娘命運不好，首領地位是被大家推翻了，可憐的警長翁格林，也革了職，這就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

現在新任的警長，是候光照，偵緝部部长是劉根源，都是南京特派下來的。

光陰一天一天很快地過去，命案又不幸地產生了出來。

這是關係很重要的，就把這重要的命案提出先介紹吧！

啼納路大吉利三號，住戶江志同，四十多歲年紀，是在交易所裏做生意，爲人是很和氣，他家裏人口不多，所以就住在上下廂房，客堂樓與亭子間，都租給別人，在九號之前，賃客堂樓的房客，退租搬出去了！

江志同爲了要減輕經濟負擔，當然仍就要將屋子租給別人，於是就貼出召租，另招房客，到了十四號的那天，來了一個西裝中年男子，要租房子。

志同問道：『先生貴姓？』

那少年答道：『姓榮，我叫克標……』

『呃！在那兒得意？』

『我是在商界辦事的。』

『那末你們有多少人。』

『我們就是夫妻兩個……』

『沒有小孩兒嗎？』

『沒有！』

『這到很清靜。』

『剛才我已陪你看過，我們這客堂樓，你還滿意嗎？』

「很好！要多少房租？」

「念五塊吧！」

「不貴！我先付五塊錢定洋吧！」

「很好！」江志同很滿意，認爲這種房客是不可多得。

榮克標說定今天就搬過來，他走了之後，大約半小時光景，同一個花信年紀少婦來看房子，那一個少婦，身上服裝很時式，態度亦非常大方，這當然無異的他們是夫妻了！

不多一會兒，來一個男僕，在客堂樓上，大爲洒掃，打掃清潔之後，就把傢具搬了進去，傢具到全係西式，很考究，佈置得房裏很美術化。

到晚上，男僕料理完畢，不見主人回來，他便鎖上門走了！

第二天，榮克標同他的夫人回來，在樓上談了一小時光景，那女的便出去了，到晚上也沒有回來，克標不見夫人回來，他把門鎖上也出去啦！

十六日的那天，榮克標在下午回家，但未見他的夫人回來，這可叫人太奇怪他們的舉

動了！

到晚上，榮克標鎖了房門出去，過了二個鐘點吃得酩酊大醉的回來，跟跟跄跄的上了樓。

江志同向夫人笑道：『新搬來這家房客，真有些叫人奇怪，他們到底幹什麼的，晚上出去，第二天下午才回來，而且那個女的，我們只見過二次，這種舉動真太神祕了！』

江夫人道：『那位榮先生，很大方的不像是壞人。』

『我看這人，很幽默地怕受過很大刺激吧？』

『一定是的，這個人好像不大願意開口……』

『不錯！這個人的舉動，我們還得好好地注意。』

『對！要有什麼事發生出來，我們可擔當不起。』

『這你也太顧慮了，這種人有什麼事發生，難道你還怕他是做強盜的嗎？』

『這話難說，現在這年頭兒，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別看他表面上衣冠楚楚，他做出來的

事，你知道他是好是歹……」

『這話到也對。』

夫妻兩口子，談談說說，到走人了夢鄉，去享受那夢境裏的甜蜜。

這很舒服的生活真容易過去，好像沒有多大時候，天已完全大亮，江志同起來盥洗完畢吃了些點心，便到交易所去了！

江夫人是很賢德的，雖然家裏有女傭人能做事，但是；她是自己從不肯放棄這賢妻良母的責任，她覺得丈夫在外面辦事，我做妻子的也應該在家辦事，把家庭組織成爲一個很有秩序，而有系統化的新家庭。

江志同娶到這樣一位好夫人，也就是他的極好內助。

十二點鐘，江志同回來吃飯，就問起客堂樓上榮先生有起來嗎？

江夫人說：『真奇怪，今天樓上一點兒響動都沒有。』

江志同對女傭人何媽說：『你樓上去看看情形。』

何媽應道：『是！』

她奉了主人命令，急忙上樓，輕輕推動房門，沒有闔上，何媽伸頭向裏一看，不看則已，一看嚇得跳起來，大嚷道：『啊！嚇死我了！嚇死我了！』

原來榮克標已經被人害死了，上半身是躺在地板上，下半身是擱在沙發上。

何媽這一嚷，早驚動了樓底下的人，江志同與夫人急忙趕到樓上，問：『什麼事？』

何媽顫聲道：『他……他……他已經死了！』

志同叫夫人趕快去打電話通知警署。

榮克標的死，並不是刀傷，也不是槍傷，原來是一個玻璃管的針，刺在手臂上，那管子裏還留着少許紫色液，後來經衛生處醫官化驗之後，知道這管子裏，是藏着毒蛇的涎。這紫色液如果滴到人血脈裏，就立刻死，而且沒有一點兒痛苦。

警長候光照，偵緝部部长唐根源，在江志同樓上，仔細察看了一會克標屍體。在屍體身上有一封信，警長候光照拆開一看，上面寫的是：

「被害人是叫劉吉春，（榮克標是假名）年紀三十五歲，可是不知道他是什麼地方人，生前是擔任鐵膽團裏副首領，人家都只知道他叫三先生，而不知道他叫劉吉春。

他是一個壞人，殺死過不少的人，真是罪大惡極，這種慘無人道的傢伙，我不將他處以死刑，將來受害的人，真不知多多少少，他並沒有家眷，屍身交普善堂料理就是了！

至於這房裏的傢具，盡數賣了，得來的錢，救濟難民，這也是替他減輕一小部份的罪孽，老實說；他的死是應得的代價。

處劉吉春死刑者留言一月十六晚十點」

江志同將劉吉春來貨屋的情形詳細作一次報告。

候警長道：「這事真太奇怪了，照這信上說，劉吉春是沒有家眷的，那末他同那女的來屠，這又是誰吶？」

江志同道：「我最奇怪的，就是這兇手從何而進來，從何出去，我們家門窗都關得好好的，不見得是由門縫裏飛進來。」

「這樣，現在把屍首先送驗屍所，拍一張照，登在報上，或者有親友來指認也說不定。」

根源點頭道：『好！照這辦法做……』

這件事，第二天報紙上便發表了出來。

這件事，鐵膽團裏的一班會員，是非常注意，尤其是樊倫波聽到三先生遇害，哭得連飯也不想吃，因為他和三先生最要好，而且自己能到鐵膽團裏給大眾重視，這也靠三先生之力。

大家都以為三先生被害，兇手一定是老乾娘。

鐵膽團改組後，正式成立委員會，三先生也是被大家公舉的委員之一，現在三先生死了，這是多麼使人吃驚的事。

十八日的晚上，由委員會召集全體會員，開緊急會議，由楚湘生擔任主席，湯紀三擔任記錄，

湘生站起道：『諸位！今天是臨時全體大會，至於開會的目的，我想諸位一定能夠知道，三先生的被害，這消息；我們聽了是多麼心痛，他是我們鐵膽團裏最有功勞的一個，這一次

的遇害，真是萬想不到的，不過這次被害也實在太奇怪了，現在我很希望對於三先生被害的事，多多發表意見。」

樊倫波起立道：『我……以為對……於三先生被……害的事，有……三點疑……問，請……諸位注意，第一；我……們大家都……不知道，三先生……姓名而……兇手到能知……道，並且……還……說出三……先生是，鐵膽團的副首領，我……們該想……到……先生被害……是……在改組之後，兇手稱……三先生是副……首領，不……稱他是委員這……又好像他……不知道三……先生近況，這……這真太奇怪了！第二……先生……是……沒有家眷也……沒有情……人，這……是大家都……知道，在……三先生被……殺之前，有……有一少婦，同……他同居，那……少婦在……十五號，一……去不回，三……先生死後，又……未出現，這……這少婦是否是……兇手？這……也是可疑的地方，第三……先生被害的晚……上，二……房東並沒有……見有第二人，到……三先生房……裏去，這……兇手是從何而……去的呢？這……這也是太……奇怪的事，諸……位我……們

應……當根據這……三點……來加以研……究……」

楚湘生起立道：『不錯！剛才樊先生所提出的疑問，的確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兇手能知道；三先生真姓名，少婦同三先生同居，被害的那一天；並未見有第二人進出，現在先請諸位發表意見，然後再行討論。』

老乾娘起立道：『諸位！此次三先生，不幸被人所害，有許多人，都疑心到我是兇手，這事我也該向諸位表一表明白，在十六號的晚上，我並沒有離開過俱樂部，這是謝秀英張月鳳都可以做我的證明人，因爲那一天晚上，她們是陪我在一塊兒談話，很明白的，兇手信上寫明是十點鐘去的，十點鐘的時候，我和謝女士正談得高興的時候，委實那一天，我是沒有離開過俱樂部。』

謝秀英起立道：『諸位！我可以拿生命擔保，老乾娘十六號的晚上，的確由八點鐘起我們在一塊兒談話，一直談到十一點半，我們才分手的。』

張月鳳起立道：『這是實在的，那天晚上我還睡在老乾娘房裏，我和她七點鐘在一塊

兒，到第二天早上是沒有分開過。」

楚湘生起立道：「哈！這件事，是老乾娘的多疑，我們決不會疑心你是兇手。」

會員中有一個渾名叫小桂子的，站起道：「諸位！你們要知道和先生同居的那位女士，我可以介紹。」

楚湘生大喜急問道：「你知道這件事嗎？」

小桂子得意似的說，當然這是我經手的事。」

「怎麼是你經手的事？」

「老實說，和三先生搬家的那個男傭人就是我……」

這句話說出後使全場人都震驚，空氣立時緊張起來。

樊倫波喜得跳起來，急問道：「喂！喂！你……你一定知……道，那……少婦是誰？」

小桂子向謝秀英看了一眼笑道：「這……這實在不大好說的話。」眼神不住地射在秀英臉上。

楚湘生正式道：「你既知道，你不說，那變了你有意刁難。」

老乾娘道：「小桂子！你快說這是我們大家很希望知道的事。」

謝秀英問道：「喂！小桂子！你爲什麼看着我？和三先生同居的少婦是誰？你爲什麼不說出來？」

小桂子掙扎勇氣，對謝秀英說道：「就是你……」

這句話真可怕，使大家都驚呆得透不上氣來。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謝秀英臉上，難道她真是兇手嗎？

四十 緊急會議討論刺死三先生案

▲謝秀英有兇手嫌疑

▲三十萬元害死一個總長

謝秀英的臉上，頓時起了一個極大的變化，無論如何，是不曾想到小桂子會說出這一句關係很大的話。

這一句話是能夠送人性命的，謝秀英如何能不着急，跳起身來指小桂子罵道：

『你這小東西，爛了舌頭似的胡說八道，你說我同三先生一塊兒去借房子，你……你要末見了鬼吶！』

小桂子冷笑道：『噫！不錯！我是見了鬼啦！』

『諸位！這件事我太冤枉了！小桂子他完全是齷齪人。』

小桂子大怒道：『你還要抵賴！你明明同三先生一塊兒去看房子，你還同我說了許多話。』

秀英臉漲得紅紅地，惡狠狠地說：『你……你簡直在那兒說夢話！』

『你忘了嗎？我在洗地板的時候，你明明同我說，不要把水漏下去，這……個難道我是

冤枉你嗎？』

『呸！我看你真有些靠不住，活見了鬼吧！』

『我就見了你……』

『我同你是什麼冤家，你要來害我？』

『要沒有這件事，我會來冤枉你嗎？』

『你還說不冤枉我？你還說不冤枉我？』

樊倫波大聲道：『你……你們不……要鬧，有……話好好的說，謝……謝女士！你……』

你說……你沒有同……同三先生……去……去借房子，那……末你……你能提出什麼

……證據？』

秀英道：『我當然有證據。』

湘生起立道：「就請你提出證據吧！」

「好！你們聽着，這一件事，我真不願意告訴你們，但是到了現在，我是不能不說，在十四號的早上，我遇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憑這一件事，就很可能證明我是的確沒有和三先生一塊兒去借過房子，你們是知道，我現在常住在南京大飯店，二樓二百七十三號，我平生是有一種怪脾氣，就是每天必須要洗三次澡，不洗身上就要感覺非常不舒服，再冷的天，我也是要洗澡的，講到十四號的早上，我脫了衣裳，正在浴室裏洗澡，突然走進一個蒙面人，用手槍對着我，不許我聲張，那時候，我想，他來一定是有不規則的舉動，其實到不是，他是來搶東西的，把我脫下來的衣裳，都一樣不留地帶走了，他還說，你是喜歡洗澡的，今天讓你洗一天的澡吧！我真不明白，實在不了解他是什麼用意，我等他走了之後，我就由浴缸裏站起來，什麼都沒有了，這蒙面人實在可惡，連毛巾他也拿走了，我走出浴室，房裏床上被頭，床毯他都帶走了，我要找一塊遮身的布，就沒有地方去找，我是光着身子，茶房當然是不能叫他進來，天是這樣的冷，我只好浴缸裏待了一天，吃也沒有吃，肚子是餓得發痛，直等到晚上，蒙面人才

回，東西也帶來了，就不過缺少一件斗篷，諸位！你們想，這件事不是很奇怪的嗎？」

樊倫波起立道：「據……我看起來，這……這一定是……匪人……化裝了謝女士，欺騙三先生，唔！請……謝女士，說……老實話，三先生同你到……底有感情嗎？」

謝秀英道：「有！他是很愛我的，他也向我求過婚，我因為他的性情太冷酷，所以就沒有答應他。」

「呃！這……事，就……很容易明白了，蒙……面人，一……定知道……三先生是……很愛謝……女士，所以……他……就化裝謝……女士，引……誘三……先生，將……三先生害死，啊！真……真了不得，蒙……面人，能夠化裝像……謝女士，這……就實在太……有本領了！我想，蒙面人也……許是一個女子，我……們先要來研究，這……兇手，是什麼時候，到……江家的，是……什麼時候出……江家的兇手……信上是寫着……十點鐘，這話……是……靠不住的，我……以為……兇手到江家，一……定是深夜，因為……江家的人……睡了，所以沒……沒有人知道。」

錢西瑩起立道：「我以為樊先生的意思是對的。」

老乾娘道：「現在話也說明了，小桂子與謝女士的糾紛也可以結束了！」

楚湘生道：「諸位！我們來解決三先生死後的問題吧！在三先生名下的財產，有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塊，三毛，三分，三厘，三毫，這一筆款子，我們將怎樣來解決？」

張月鳳起立道：「我的意思，這一筆款子，做我們會員的公積金，不過每年要提出五百元作為三先生的祭禮費。」

樊倫波拍手道：「贊成！贊成！」

楚湘生道：「那末！我們就這樣議決，你們諸位還有什麼疑問？要沒有，散會！」

大家都紛紛的散了！

樊倫波、楚湘生、老乾娘、謝秀英、張月鳳等，便到密室裏談話。

老乾娘道：「有一件事，我要同你們商量。」

樊倫波道：「請……請說罷！」

「外交總長沈聯英，昨天他已經到了上海。」

「呃！」

「沈聯英此番到上海，並不住在公館裏，因為他和他的夫人發生意見，上珠夫人對我說過，要用非常手段對付沈聯英，要我們幫忙，我們要是能害死沈聯英，她就拿出三十萬元作為酬勞費。」

楚湘生微笑道：「這件事容易辦。」

樊倫波道：「我……想，這事很……不妥當，無……論如何，他……們總見夫妻，夫妻當……當然有……夫妻之情，至於上珠夫人，現……在下決心，要……害總長，這……這也是……一時氣……憤。」

老乾娘道：「樊先生！這件事，大概你也不大明白，沈聯英和蔣上珠，他們並不是正式夫妻。」

「呃！」

『沈聯英在沒有認識蔣上珠之前，他已經娶了正式夫人，可是長得不好看，岳家又是沒有錢，至於沈聯英，也是很窮苦的，後來沈聯英見到蔣上珠，這是他生平最幸運的事，蔣上珠是一個非常美麗的人，又是很有財產的，他就用出勾引的手段，蔣上珠居然被他所惑，正式地就同他同居起來。』

『哈！沈……聯英，手……段真……高妙……』

『沈聯英出洋游學，一切的經費，全是上珠夫人拿出來的，就是沈聯英能有今日的地位，也全靠上珠夫人的大力。』

『聽……聽說，沈聯英是……是很老實的，他……他是一個……怕……老婆的。』

『外人的話是不能聽的，上珠夫人親口對我說，他們夫妻已經隔絕夫婦之道，快六年了！』

『哈！上……珠夫人，有……一個情人，是……姓……朱的，我……所知……道的，上……』

……珠……夫人，有……十……多個情人，所……以也難怪……總……長要……不滿意她

……
『樊先生！你怎麼會知道得這樣詳細？』

『哈！……我親眼看……看見的。』

楚湘生道：『人家的私情，我們不管，現在我們還是來解決這三十萬元的生意經吧！』

樊倫波欣然道：『呵！不錯！老……乾娘，事……情我……們可……以辦，但……是……』

是不能……失……信。』

老乾娘道：『這是很容易的，我可以叫上珠夫人，先付三十萬元款子。』

『這……這就很好，不……過，我……的意思，要……上珠夫人寫……一張證據，要……』

……寫明處死沈聯英是……是她……的主意，永……遠不……後悔，這……樣一來，將……』

來就可以免去糾紛……』

『我想這是多此一舉。』

『啊！這……這是不……不能媽虎的，如果，寫……了憑據，她……她就不……不能後……』

悔了！

『比方說，上珠夫人寫一張證據給我，她當然也要懷疑，我們以後拿這張證據向他要挾，她不是要受累了嗎？』

『那……我們拿……人格擔保，這……這是決不會的，老……老乾娘你……同她說明，叫……叫她放心，就……是了，如……果，她要我們辦事，先……付三十萬元酬勞金，還有一……張自願證據。』

楚湘生附和道：『不錯！我覺得樊先生的意思，是對於我們有利的，老乾娘！你就照這意思去做吧！』

老乾娘點頭道：『好罷！』

老乾娘馬上就去會總長夫人，將上珠，在十九日的晚上總算把這件事情在祕密室裏辦妥當了。

老乾娘將三十萬元卽期支票，及將上珠所寫的證據，都交給樊倫波。

證據上寫的是：

『立證據人蔣上珠，今因洩恨復仇事，故委託鐵膽團將忘恩負義毫無心肝薄倖人卽沈聯英，加以處置死刑，至於處置方法，由鐵膽團酌量辦理，聯英相當處死後上珠決不後悔，也決不另生枝節，恐口說無憑，特具委託證，以昭鄭重。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九日立證據人蔣上珠親簽』

楚湘生看了很滿意道：『好了！好了！手續都很完備了！』

樊倫波搖頭道：『不……不對，這……這不是蔣……上珠寫的，老……乾娘她……寫的時候，你……在旁邊嗎？』

老乾娘驚訝道：『不！我不在旁邊。』

『這……張證據，沒……有用。』

楚湘生道：『既不是上珠夫人親筆，這張證據那就等於廢紙，這樣請老乾娘當面看她寫吧！』

樊倫波道：『我……我的意思，還是請……上珠夫人到……到此地來……寫吧！』

老乾娘道：『那不必，還是我來去。』說着，她便很不樂地往外走。

俏皮的樊倫波悄悄地跟隨在老乾娘的後面。

老乾娘走出俱樂部大門，回轉身一看，樊倫波跟在後面，這就不由不得立定腳步。

樊倫波見老乾娘突然回首，要想躲避，已經來不及了，只好訕訕的笑道：

『老……乾娘！』

老乾娘笑問道：『你到那兒去？』

『我……我……哈！我看老……乾娘，是……是不是坐俱樂部，公……用汽車。』

『這還有什麼意思嗎？』

『哈！我……』

『樊先生，你的舉動，真叫人太懷疑呀！』

『哈！是……因為我……說出蔣……上珠的筆……跡，所……以老……老乾娘疑心』

我……是嗎？」

『是的！你老實告訴我，剛才那一張證據，你怎麼知道不是上珠夫人的親筆呢？』

『老……乾娘，你……你忘了嗎？……一次，你……叫我到王公館去……偷珠鍊，一

張圖樣，是……你說的，是……上珠夫人親筆畫的，還寫了很多的小字，我……我就因為……

……那……證據上……字，與上珠夫人書……來圖樣……是……不……同的。』

『呃！不錯！這樣一看，樊先生你做事實在細心，你真是一個人才，以前我不重用你，這實在是很抱歉的事。』

『哈！樊倫波像傻小子似的，話也不說疾步就回進俱樂部。

這樣發噱的動作，老乾娘忍不住地笑了起來。

樊倫波在密室裏，與楚湘生，謝秀英等談着笑話。

經過一小時之後，老乾娘回來了，走進密室就對樊倫波笑道：

『好了！好了！這次事情是辦得很滿意。』

樊倫波笑道：「呃！證……據已……寫……來了嗎？」

「是的！我是看着上珠大人寫的。」

「唔！這是很滿意的事。」

「你看。這張證據總不會錯吧！」將上珠夫人寫好的證據交給樊倫波。

「唔！」樊倫波很欣喜的細看着證據，閱後點頭道：「呵！不……錯！這……的確是上……」

……珠夫人寫的，哈！我……們進……行吧！」

楚湘生道：「我們來想一個更好的對付方法。」

「哈！這……一次，總……長是別……想再活吶！」

於是；鐵膽團裏幾個重要份子，在密室裏大開其秘密會議，所討論的，無非是謀害沈聯

英總長的計劃。

然而總長沈聯英，在二十日的早上，得到一個電話是秘密客打給他的，就是告訴他，現在鐵膽團已進行着非常手段，要害你的性命，旅館裏是再不能住了，你還是趕緊住到家裏

去，這是我的忠告，切勿當着耳邊風。

這突然其來的報告，的確是很使人吃驚的，沈聯英急得走頭無路，恐慌了一陣，一時打不出好主意，只得匆匆忙忙趕到警署，把這事告知警長候光照。

候警長道：『總長！我想，祕密客的主張是不會錯的。』

偵緝部部长唐根源正式道：『我想總長避住在公館裏，這也決不是安全之地。』

總長頹喪道：『是啊！是啊！我也是這個意思，你……你們想想好的辦法？』

『我的意思，總長還是在我們警署裏躲避躲避，這到實在比較穩當得多啊！』

『唉！這總不是永久安全之計。』

『那當然，這也不過是顧一顧眼前。』

『可惡的鐵膽團，真是橫行不法，這遠下去，社會上被鐵膽團所害的人，更不斷地會產

生出來呢！』

『這是當然的事。』

「最好能想出一個較好的辦法，將這萬惡的鐵膽團消滅，不但是有利國家，而且還替民衆們除了一個大害。」

「是的！我們一定想辦法消滅鐵膽團，總長！你暫時住在我們這兒，我以為比什麼都要妥當得啦！不必三心二意，就在此地吧！」

忽然電話鈴叫響起來，唐根源急忙執聽筒問道：

「喂！你是那兒？什麼？奇怪；你怎麼知道我叫唐根源，是……是的，喂，喂！你是誰？唔，哈！你就是祕密客先生！啊！偉大的先生，你肯幫我們忙嗎？那……呢！好極了！這……我們萬分的感激，什麼！呵！多謝！多謝！好罷！只要你存心幫我們的忙，我們當然聽你的話，照你的計劃去做，好好！我們……」

總長興奮道：「唔！你讓我聽聽，是……是祕密客打的嗎？」

「他已經掛斷了！」

「呢！」

「秘密客說，叫總長膽大些回去，他可以暗地裏幫助我們的，並且他還說，到相當時期，他有很妥當的辦法，幫着我們消滅鐵膽團，不過要我們服從他的計劃。」

候警長道：「只要能消滅鐵膽團，叫我們做無論什麼事都願意。」

總長囁囁道：「我……我總有些怕……」

候警長道：「秘密客說的話，大概總不至會失信吧？」

唐部長道：「他要是沒有把握，我想他總不會送總長到虎口裏去。」

「我想總長只管大膽回去，這兒我派八個武裝警士，到你公館裏，好讓他們保護你。」

總長點頭道：「好罷！」也只有硬着頭皮回公館。

候警長派了八名都是精明強幹的警士，保護着沈總長。

沈聯英到公館的時候，大夫人蔣上珠，睡着還沒有起床，二夫人楊霜華，翩然入室，見總長回來，很奇怪地笑問道：

「總長！今天怎麼突然的回家，事前你也不寫封信讓我們知道，要是知道你今天回家，

我也來迎接你。」

總長冷然道：「這何必多此一舉。」說話的時候，向房外看了一會，這才對霜華低聲道：「不瞞你說，我到上海已經好多天吶！」

霜華驚訝道：「呢！那末你住在什麼地方？」

「我是住在旅館裏。」

「唔！」

「今天早上我得秘密客的報告。」

「報告什麼？」

「說是鐵膽團將有不利的舉動，要來加害我。」

「哎呀！這……這怎麼好吶？」

「本來我也不敢回家，秘密客打電話給我，叫我膽大回來，他可以暗地裏保護我。」

「唔！這就多謝秘密客，總長！你一有事情，我就急得飯也不想吃。」

「是的！因爲你是很忠實的，所以我才同你說這種實在話，要是上珠，我就不敢同她說這些了，我同他是沒有夫妻之情，她是魔鬼，我見了她就有些怕。」

「這也是你從前太寵愛她的緣故。」

「這些事是不能想，無論如何，我是不會想到她是這樣一個無情的。」

「你說她無情，有時候，她在我面前，總是說你無情，真弄不清楚，不知道你們是那個無情……」

「你眼光裏總看得出……」

「總而言之，是我的不好。」

「怎麼怪起你來吶？」

「我沒有同你發生戀愛之前，你們是很要好的，自從我同你實行同居之後，你們的感情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唉！總長！我害了你吶！」

「我的親愛的！你是體諒我的人，你沒有害我，你是愛我，你對待我一片好心，我永遠是

很感激的。」

「你說這種話更使我慚愧了，我真不配讓你總長來感激。」

「你告訴我，她近來怎樣？」

「你說的是上珠夫人嗎？」

「你有看出她什麼舉動嗎？」

「這我說不出什麼。」

「爲什麼？」

「你想，她總是在外面時候多，便就是回來，不是睡覺，就是在房裏，我同她說話的機會很少，對於她的舉動，我也看不出什麼。」

「今天她已出去了嗎？」

「不！據何媽說，昨天她是很晚很晚的回來，所以現在還沒有起身。」

「阿？」

「總長！你累了，我想你還是躺一會兒吧！」

「我……我沒有那樣安心。」

「你可以不必怕，房門外不是有八個警士保護着你嗎？」

「是的！是候警長派他們來的。」

「這很好的。」

何媽進來報道：「夫人來了！」

沈總長聽到這夫人來了四個字，就彷彿青天來了一個霹靂，心裏嚇了一大跳，臉色也帶些慘白。

楊霜華看到總長這可憐的樣子，心裏實在不忍，忽然門外起了一陣高跟皮鞋咯咯的聲音，知道上珠夫人來了，她不便在這兒做討厭人，上珠夫人沒有跨進房門，她便向總長告別出去。

這情形總長是更慌了！

四十一 害人即害己壞人的總結束

▲老乾娘原來就是她……

▲猜不到的祕密客原來就是她……

蔣上珠本來處處顯以驕傲神氣，而今天可就大不相同，見了總長一百二十四分卑躬下揖，說不盡地那軟化歉和的態度，百般殷勤，弄得總長真有些過意不去，由早上十點鐘起，直到吃過晚飯六點半為止，上珠夫人這才請過晚安，她便離開總長房裏了！

上珠夫人離開總長房裏之後，急忙去打電話，告知鐵膽團，叫他們趕快準備，總長已經到家，可以下手。

鐵膽團得到這消息，立刻就舉行了一個全體大會，議決於明晚十一時下手，選定三十幾個都是很能幹的會員，由老乾娘做引導，因為老乾娘很熟悉總長家的門徑，不過她是聲明在先執行總長死刑的事，她是不負責任，她的責任陪衆會員走到總長房門口就算完事。

樊倫波是個膽小鬼，不能做這驚天動地的事，因為他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然而樊倫

波此番被派不到，大爲掃興，坐在一邊翹起張嘴，不息地嘆氣。

擔任開槍執行總長死的，是大家公舉的潘寄春，因爲他的槍法很好，與三先生一樣的有把握。

二十一日的晚上，是在十一點不到，老乾娘先乘汽車到古林路，他們是約好的古林路總長後門等候，所以她就躲藏一棵大樹背後，各會員是陸續而來，等人數聚齊，老乾娘便引導着衆人下手啦！

總長公館是有個機關，一塊大石板，粗看是很大的磚牆，如果你懂得這機關的開法，很有趣的，用力將那大石板，往裏一推，那塊大石板彷彿是一扇門，立向內陷，推進一尺多，湊巧能讓人走進去，大家走進石板便到了花園裏。

老乾娘命衆人幫忙，將石板仍就推上。

大家跟在老乾娘的後面，到了一處花棚底下，有一塊大石板，平嵌在地上，老乾娘叫大家一起來動手，將大石板揭起，看見底下有二尺左右一個地穴，很清楚地有水泥製造成的

知梯，老乾娘帶了衆會員由梯上走下去，就由祕密甬道向裏走，走了大約有二間門面光景，前廳是無路可通了，因為被木板所阻，老乾娘很熟悉地在牆邊機紐上一揪，那木板立時便向兩邊推開，呵！這就看見了，上面就是總長的房間。

老乾娘向大家說：『我的責任是完了，你們進行罷！』說着；她便退出去了！

楚湘生對大家說：『我們努力』說着引大家走出地道，見房門口八個警士正在做着四雙磕睡漢，趁其不防，大家一擁而上，這八個傢伙都被他們綑綁起來，嘴裏也被東西塞得話也不能說，簡直氣也不能透。

大家高興極了，認爲今天是十分幸運。

擔任執槍的潘寄春，走至總長房門口，用手在門上推着，是緊緊地關着，急忙取出百靈鑰匙，不多一會兒，門已被他開了！

房裏是漆黑的，潘寄春用電光燈四面一照，一張很考究的床，放下了帳子，床面前一雙男人的鞋子，大概這就是總長穿的鞋子了，潘寄春心裏是十分得意，這大功是穩穩的成功。

他將手槍瞄對着床上，疾步上前，掀起帳子一看，說了一聲「哎呀！原來床上沒有人，只有一張條子，上面寫的是……『宣佈鐵膽團末日』」

潘寄春曉得中計了，急忙退出，對大家說明意思，這可讓大家吃了一驚，事不宜遲，還是趕快退出地道吧！

要想出地道，哈！這可辦不到了！

因為他們已被軍警包圍在地道裏，簡直是關門抓鬼，再不要希望能有逃生之路。

候警長指揮着衆人在地道口等候，唐根源帶領了許多探員截住他們的後路。

楚湘生等到了這時，當然也無法抵抗，祇有屈服，一個個都被警士們用繩子綁了起來。

唐根源由前門入內，會同總長沈聯英，至房門口，解去八名警士身上的繩子，大家一齊由地道裏退了上來。

沈聯英在許多匪徒裏不見老乾娘，很是失望，這重要份子讓她遁去，不是美中不足嗎？正在這時，一個蒙面人把老乾娘拖得來了！

候警長與唐根源等見了，都不由地鼓起掌來。這事真太痛快啦！

沈聯英指老乾娘道：『啊！這……這就是翁格林的夫人，老乾娘！』

蒙面人道：『哈！總長！你以為她是翁夫人嗎？』

『這……這是不會錯的，我同她當面談過話。』

『總長！你要不要見見她的本來面目？』

『這……這不是她的本來面目嗎？』

『這是她戴的假面具，來來！你們先她她鏑起來，這個婦人因為太狡猾了，再不能讓她逃走。』

候警長點頭道：『不錯！』取出手鏑將老乾娘鏑了起來。

衆鐵膽團會員都面面相覷，肚裏都說着完了完了！

總長沈聯英至蒙面人面前笑道：『你……你是祕密客先生嗎？』

蒙面人點頭道：『是的！總長！』

候警長急忙過來與秘密客握手道：

『秘密客先生！你真太偉大了，我們是十二萬分地感謝你，今天要不是你替我們計劃，我相信，這時候，這班匪徒決沒有希望將他們抓住，好了！今天我們太幸運了，這很大的功勞完全是你的。』

秘密客笑道：『警長！你說得太好了！這時候也不必說客氣話，痛快地！先把他們解決了吧！』

唐根源道：『不錯！秘密客先生說的話真有道理，哈！』

這時；可把那些鐵膽團會員氣死了，一個個睜大了眼睛，狠狠地看着秘密客，這不共戴天之仇的冤家，今天見面真是分外眼紅，可是他們都已被綁着，身邊的手槍也都被警士們搜查了去，再說；各人的面前都有槍頭對着，你就是有天大的本領，也無法施展出來。

老乾娘氣得臉都發了青，對秘密客破口罵道：『你這可惡的賊子，老娘同你什麼冤家，你要和我這樣過不去？』

「祕密客哈哈大笑道：『好好極了！你罵得很好聽，無論如何，你總是失敗在我的手裏。』」

「好好！算你厲害，祕密客！你這死冤家，我活不能咬你的肉，我死也要勾你的魂。」

「哈！你活在世界上都沒有辦法對付我，死了你就休想來勾我的魂。」

「好！我同你的冤仇，結是結到底了！」

祕密客對沈聯英喊道：『總長！』

沈聯英急忙至祕密客前，喊道：『祕密客先生！』

「我要你仔細看看，她到底是誰？」

「不會錯！她……她的確是鐵膽團裏首領老乾娘……」

「我說不會吧？」

「什麼會不會？這明明是翁格林的夫人，這……這還錯得了嗎？」

「哈！總長！其實她不是翁格林夫人……」

「不是？」

「嚶！她實在是你的夫人。」

「哈！祕密客先生！你……你太同我開玩笑了！」

「是真的，總長！這決不是同你開玩笑，她的確是你的夫人。」

「這……哈！我……我自己妻子我還會看不出嗎？」

「因為她戴了假面具，你就別想看出她是你的妻子，來來總長！你看……她這臉是會變戲法的。」說時，他就上前一步，在老乾娘臉上用手一推，老乾娘大吃一驚，可是她臉上的化裝術已被祕密客推去，顯露出本來面目，大家仔細一看，原來是總長大夫人蔣上珠。

這意外的變化，不但候警長唐根源驚得目瞪口呆，就是那三十幾個鐵膽團會員，也就駭然失色，這才知道，翁王翠琳老乾娘，原來就是總長大夫人蔣上珠所化裝的。

蔣上珠這時，已如待斬的犯人，面無血色，全身也就顫抖起來，這……這是多麼丟臉的事啊！

沈總長見是蔣上珠，這就氣得臉也發了青，惡狠狠地罵道：「你……你這不要臉的賤

人，今……今天我才知道，這……這是你……你幹的好啊！好一個鐵膽團的女首領，你……你還有什麼臉面來見我？」說着，舉起手槍對着蔣上珠就是砰的一槍，好像砍這是多嚇人啊！這一槍把大家臉都嚇白了，蔣上珠也嘖嘖呀地叫了起來。

沈聯英仔細一看，蔣上珠並沒有打着，原來槍子兒由頭頂飛過，於是他便開第二槍：候警長急忙上前拉住總長執槍的手。

總長急道：「你……你別拉我，讓我打……打死這賤東西，我……我被她害……害苦了！」

候警長道：「總長！你現在還是忍耐些吧！事情還沒有完全解決，我們還需要鮑招認，要是你將她打死，有許多案子，豈不是死無對證嗎？再說她是犯的國法，應當讓法律來裁判她。」

祕密客道：「對！這是不錯的，我們還有事情沒有了結，你們想鐵膽團的會員，我們現在還不過抓到一小部份，趁現在我們得勝了，趕快到他們俱樂部去，作一網打盡，這不是很痛

快的事嗎？」

候警長道：『對這幾個犯人，先將他們送到警署去，我們趕緊到鐵膽團去抓人。』

蔣上珠和衆會員都急得什麼似的，但是也無可奈何，祇有咬牙切齒恨死祕密客心毒。

候警長派了三十多名警察，押着匪徒們先回警署拘禁，因為蔣上珠十分狡猾，故派唐根源負責，將老乾娘解至警署，決不會失。

候警長沈聯英，祕密客，還有二十多名警察，乘汽車到大生路十九號，想不到去落了一個空，因為那些匪徒已得到消息，早已溜之大吉。

大家在俱樂部經過一番檢查，是有關係的證據，都帶往警署去。

候警長與祕密客等回到警署，雖然白走了一趟，沒有抓到匪徒，但是還是很高興的事，因為重要部份的人，已經都被拘禁了！

祕密客道：『我們來做最後的工作吧！』

候警長道：『不錯！我們先來審一審上珠夫人。』

總長恨恨地說：『這個賤東西，是不能讓鮑再留存在世界上。』

候警長道：『總長！你老人家別生氣，我們根據法律來處置她。』當即招待祕密客與總長在警長室裏坐定。』

候警長對唐根源道：『費你的心，把上珠夫人提出來。』

根源點頭應道：『是！』退出。

不多一會，蔣上珠已由唐根源押到警長室裏，這時的上珠夫人，慘白的臉那可憐的樣子，叫人看了真有些不忍。

候警長向蔣上珠發話道：『現在我也不能同你客氣，雖然你是總長夫人，但是你是犯了國法，公事公辦，我們當然也顧不得私交了！』

總長跳起道：『警長！這種下賤的東西，我還能承認她是我的夫人嗎？嘿！該……真該死……』

『總長！你讓我好好地問她……』對蔣上珠，喝道：『喂！上珠夫人，這是你犯得着的事

嗎？你是一個貴爲總長夫人，地位上不用說，錢，當然也是有的，在你這立場上，大可以過着最舒服的日子，我真不懂，你爲什麼要自尋煩惱地，組織什麼秘密黨社呢？你總長夫人地位不以爲貴，而鐵膽團首領是以爲高貴的嗎？哈！我真不明白，你到底是什麼居心，有福不享，情願找罪受，總長夫人！我替你想，真是太犯不着啦！

蔣上珠鼓起勇氣，恨恨的說：『警長！我希望你痛快些，事情已經犯下了，你勸我這……這也是白費，我們現在來走近路吧！你們所要知道的，不過要我說出過去我所犯的案子，這事很容易，要我說，我一定痛快地說出來。』

警長哈哈大笑道：『好極了！這就不得不佩服你的痛快，哈哈！好好你說，你說，我們就聽你的自招吧！』

『老實說，到了這時，我也抵賴不了，案子是已經犯了，西洋鏡是拆穿了，我的性命也就操縱在你們手裏，我要是不將我所經過的事情說出來，悶在肚裏把它爛了也實在可惜。』

根源鼓掌道：『對！對！上珠夫人這幾句話真是太有意思了！』

上珠夫人莊嚴地說：『嘿！你們好快樂啊！當然囉！你們是勝利了，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得意，得意的時候有，失意的時候當然也有，憑我過去事實，今天我就是死也是很值得的。』

候警長問道：『你說吧！鐵膽團組織到現在有幾年了？』

『三年了！』

『爲什麼想起組織這種非淺的團體？』

『在三年之前，我認識了劉吉春，他是一個很有才幹的，我覺得他很能辦事，於是我們就發生了戀愛，因爲我們要得到每天見面機會，所以我們就組織了鐵膽團俱樂部，起先不過是小範圍娛樂性質，後來加入的人，一天一天的增加，覺得很可以大大發展，所以我們就把這內部大加改革，果然不錯，辦事很順利，自從唐老老加入我們團裏，這辦事就更得力了！』

『你是總長夫人，你又愛上了劉吉春，劉吉春是不是你們團裏三先生？』

『是的！自從我們正式辦鐵膽團之後，他就改叫三先生，我就改叫老乾娘，因爲我的本

來面目，給人家看見，實在有些不便，所以我改了一個裝，使我本來面目不讓人家看出來，同時，我的口音也改變，說蘇白，使人家無論如何是不會想到我是蔣上珠。」

「你的化裝術實在太好了！」

「這不過有些研究罷了！」

「翁格林並不見有什麼才幹，那你又爲什麼看上了他。」

「這是我利用他，因爲他是一個警長，我能和他妍識，使我進行上不會受障礙，其實，這種人我真不會放在眼裏。」

「那末三先生是你所殺的嗎？」

「不！人家都這樣懷疑，其實，我是不會下這樣毒手的。」

「萊米路公園門口康劍光祕書被人所殺，這事你知道嗎？」

「知道的，康劍光是我派人打死的，因爲他已看出我的祕密，我要不將他打死，對於我有不利的，至於那黑衣人，他就是我們的會員，後來打死在花園裏，也是我們下的手，康劍光」

的屍首，黑衣人的屍首，都由我們會員動手埋葬在公園裏荷池邊。」

「你還害死過什麼人，你再往下說吧！」

「從前由東督軍張琨秘書姚國春，他也是我們的會員，因為他用虧了公款，所以我將他宣判了死刑，他的夫人，他的女兒姚麗珍都是我派唐老將她們殺死的。」

「那末蔣雪卿是不是你的妹妹？」

「不！因為她長得不錯，我利用她；把她當作我的妹妹，可以隨時隨地施用美人計，後來她在警長室裏要說出我們的祕密，結果她的命就是送在唐老手裏。」

「哈！你的手段真不含糊。」

「好了！我沒有什麼說的了！你們要把我怎麼樣，你們決定罷！」

沈總長聽了這一番話，直氣得眼睛發白，嘴裏只會多說幾句：「該死！該死！」說一千句大概還不夠。

候警長道：「真了不得，你這一番經過，實在驚人，真替女界開創一條新的紀錄。」

蔣上珠道：『我也知道，我是死定了，在我沒有死之前，你們答應我，讓我見一見祕密客真面目，我總算認識他，好讓我死了口眼也可以閉起來。』

祕密客站起道：『這時候，用不着你們動手，我可以揭去面幕，由你們公開看吧！好好來看吧！』很迅速地揭去面幕。

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祕密客臉上，這可讓大家看呆了，原來祕密客就是樊倫波。

蔣上珠大聲嚷道：『啊！諸位！這……這那裏是祕密客，這明明是我們鐵膽團裏的會員，他是膽小鬼樊倫波，說起話來，刁了一張嘴。』

樊倫波哈哈大笑道：『總長夫人！我決不膽小，在你面前裝出膽小，其實我的膽量比什麼都大，你說我刁嘴，這時候你該看出，我說話並不刁嘴，以前的一切，完全是我的做作，這不過使你不懷疑我罷了！』

蔣上珠忿怒道：『啊！原來你真是祕密客嗎？』

『我要不是祕密客，今天你怎麼會被我抓住的呢？』

那一層待騙你，你要這樣地害我？」

「好！我想秘密客怎麼會這樣有本領，一切的計劃他都能知道，原來是你，樊倫波！我是

「我請問你，楊勝魁是你害死的嗎？」

「唔！是的！我派史芸生將他害的。」

「就以爲你心腸太毒，害死楊勝魁，所以我才極力的破壞你。」

「楊勝魁與你有什麼關係？」

「怎麼沒有關係，他是我的父親。」

「啊！不對！不對！他怎麼會是你的父親，難道你是楊霜華的兄弟嗎？」

「不！我就是楊霜華……」

這句話一出，大家都駭異得什麼似的，難道秘密客真是總長二夫人楊霜華嗎？

樊倫波很痛快地把臉上化裝除去，顯出本來面目，果然是楊霜華總長的二夫人。

這就讓大家看呆了，總長見了又驚又喜，蔣上珠看了真是眼中冒火。

總長頓聲道：『啊！霜華！你……是你化裝的祕密客嗎？』

霜華微笑道：『是的！這也是你治家不嚴，讓二個妻子都做出這些犯法的事情，大老婆是個匪黨的首領，小老婆是個神出鬼沒的強盜，這總算是你的運氣，要討這串個寶貨，哈！』

候警長問道：『二夫人！我們真佩服你，你的本領實在太好了！』

『哈！什麼叫做本領，這也不過是替父親報仇罷了！』

『你能說出你的用意嗎？』

『可以！我的父親楊勝魁，是被將上珠綁了去，至於她綁我父親的原因，無非是妒嫉我，因為總長太愛我，她有些兒看不得，害死我的父親，好出她心裏酸氣，這事讓我知道了，我就留心她的舉動，後來被我查出她同三先生組織鐵膽團，我很想混到她機關裏實行破壞工作，可是總得不到相當好機會，有一天，三先生因為失去一把保險箱上的鑰匙，許多銅匠無法可開這保險箱，三先生急得沒有辦法，只好登報徵求，我就利用這機會，化裝一個樊倫波，說話裝着刁嘴，舉動都使他們看不出我是有勇氣的，我總算得三先生的介紹做了鐵膽團

裏重要會員，三先生老乾娘都很看得起我，我就從中用一種破壞手段，弄得三先生與老乾娘發生意見，離間他們情人變成了仇人，老乾娘的心腹人林大白，是我用槍將他打死的，這就是我離間的方法，我將林大白打死，老乾娘一定要疑心到是馮島開的槍，可以在憤怒之下，將馮島執行死刑，這樣一來，他們的意見更深了！

「那末三先生是你所殺的嗎？」

「不錯！是我將他害死，我化裝一個謝秀英引誘他實行同居，將他結果，唐老也是我殺死的，因為他要說出我的名字，趙立夫在開會時候，反對老乾娘，是我關了電燈將他打死，這也是造成三先生更深的仇視……」

蔣上珠大罵道：「賤貨！原來我的失敗，都送在你的手裏。」

「你這種沒有心肝的東西，我不來破壞你，人家被你加害的還要不斷地產生出來
」
」

總長蹣足長嘆道：「唉！這是從那兒說起，殺我的是我夫人，救我的也是我的夫人！」

霜華二夫人將她秘密所做的工作，已都詳細地作了一次報告，至於其他驚天動地的事情，報上以及實地的都明顯地給大家知道了，不必再多囁嚅。

這時；警長室裏，情形是非常緊張，很清楚地，窗外已有了白光，這是用不着介紹，黑氣已經退走了，光明又很高興地出現了！

這部秘密客的書，到了這時，也就告一個結束！以後不是還有許多事嗎？這就要請諸位費一些腦筋，把它細細地想一想，該是個怎麼樣地判決。

其實還可以編一部續集，我怕銷路不好，白犧牲本錢，空絞去腦汁，結果造成一個很大的失望，這當然是犯不着的事，如果真有一千多位讀者要求，我真能再寫一部續集秘密客，這就要看諸位先生！諸位女士！對於我擁護力如何？如果你們希望再看到續集的書就請你們寫信來通知我，這是不勝感激的。

最後我要特別地感謝李宏鐸小姐，這冊中下集秘密客書就是李小姐爲我所校對的。

